



皇清經解卷八十三

學海堂

毛詩稽古編

吳江陳處士_{啓源}著

魯頌駟之什



魯頌四篇箋疏以爲作於文公時宋世說詩者以泮水闕宮二

詩多祝願之詞疑爲僖公時作不知僖公居位最久故有難

老眉壽之稱至萬有千歲語特頌美過其實耳非必生前之

祝願也敘言季孫行父請命於周而史克作頌孔疏謂僖公

在時不應請命於王自頌已德故知作於文公時斯言良是

且非直此也季孫行父文六年始見春秋經至襄五年而卒

卒之年去僖公之薨凡五十九歲當僖公世行父方在童齡

安能任請命之役乎又禮記_禮疏引世本行父乃公子友之

皇清經解卷八十三 陳處士毛詩稽古編

一

曾孫_{云友生齊仲齊仲生無逸無逸生行父}

據春秋杜預注范甯注則行父是

友之孫友爲僖公季父且事僖其孫及曾孫未必仕於僖公

世也

駟

牧馬坳野無妨田作不必言務農而務農在其中矣歆酒胥樂

情禮優厚不必言有道而有道在其中矣使人得之於言外

此所以爲善頌也朱子譏敘爲鑿徒以其詞而已夫古人作

詩多微詞泐惜言有盡而意無窮豈如後世記事之文講學

之語哉

駟駟牧馬疏云牧馬定本作牡馬詩攷云河北本作牧馬可見

古詩牧牡二字迭用今本注疏作牡餘本同惟呂記首章作

牧馬

駟篇所說馬名凡十有六其七爾雅無文而賴傳以明驪黃駢

駟雜驪駢也然傳云豪駢古案切脚脛也曰驪疏以為駢毛白長說

文云驪驪馬黃脊也所言物色互異其駢則傳云赤黃說文

云赤色駢則傳云倉駢亦作駢說文云青驪文如博碁及驪之

純黑深黑駢之赤身黑鬣與赤馬黑毛尾皆稍異而不甚相

遠惟黃與雜說文無釋要之毛先於許當以傳為正矣又案

驪駢二名亦見爾雅但未解其毛色耳而驪馬則與爾雅之

駢釋音云四駢皆白駢駢口交切脛也駢音增物色相類豈一馬而兩名與又案

十六馬中其驪皇黃駢駟駢七者別見他詩惟小戎之駢

東山之皇四牡之駢皇華之駟有傳皇駟駟傳云駟同駢則

皇清經解卷八十三 陳處士毛詩稽古編 二

彼傳云駢文此傳云倉駢彼疏謂青黑色名羃馬名駢亦作

羃文此疏謂駢是黑色倉駢青而微黑也則二傳義亦同又

四駢傳以驪訓駢駢皆黑義亦同此傳

駢本作駢从馬解息營切省聲馬赤色也惟駟篇有駢當此義駢

駢角弓當作駢駢駢駢皆當作特又有莘其尾當作詳

駟四章分配良戎田駢四馬本毛傳之說而孔氏申之云良馬

以朝祀故云彭彭言有力有容也戎馬齊力尙強故云伍伍

言有力也田馬齊足尙疾故云繹繹言善走也駢馬給雜役

貴其肥壯故云祛祛言強健也義允矣後儒說詩罕用其說

惟宋張文潛衍其意云良馬以朝祀故云斯臧戎馬尙強故

云斯才臧言其德才言其用也田馬尙疾故云斯作駢馬給

雜役故云斯徂作者習其動止之節徂則足以行而已於義更暢惟斯作與毛異耳毛訓作爲始謂同於古始也

有駢

鷺于下鷺于飛猶云載飛載下也指鷺鳥言以興潔白之士也周頌振鷺取義亦同今以鷺爲鷺羽舞者所執而于下于飛爲舞者之容特見下文鼓鼙鼙醉言舞故作是解耳然則次章醉言歸是執鷺羽以歸家乎

屢舞僊僊屢舞佺佺小雅以爲刺鼓鼙鼙醉言舞魯頌以爲美彼之舞以醉而越於禮此之舞以醉而盡其歡也盡歡而能不越禮斯善已然詩人已防其過也故次章卽繼之云醉言歸正賓之初筵所謂旣醉而出並受其福者也

皇清經解

卷八十三

陳處士毛詩稽古編

三

泮水

泮水閟宮兩詩述僖公武功皆因人成事耳伐淮夷鄭譜以十六年會淮當之孔疏申其意謂淮夷近魯霸者獨令魯伐之應在十七年之末經傳無文者因舊史脫漏之故戎狄是膺疏亦以爲史文脫漏或十年齊伐北戎魯使人助之帥賤師少故不書其說或然然源謂十三年會鹹十四年城緣陵皆爲淮夷病杞十六年會淮亦謂淮夷病鄆魯實從役斯亦伐淮夷之一證也而會鹹之舉亦因王室有戎難秋爲戎難故諸侯戍周十六年又以戎難故諸侯戍周詎非膺戎之事乎作頌者夸大其詞掠人之美歸功於君臣子之常情耳成二一年較之戰襄十八年平陰之役皆借晉力也而季文子立武

宮以示後世季武子以所得於齊之兵作林鐘而銘魯功焉
正祖史克之故智也朱子以爲祝願之詞殆不然僖公時齊
晉相繼而霸攘除四裔實有其事會盟征伐魯悉與焉豈徒
祝願哉

頰泮一字而異形王制明堂位禮器皆作頰魯頌作泮詩釋文
作頰云本又作泮頰泮信一字矣頰宮之爲學名見王制明
堂位而魯頌獻馘獻囚等語又與禮將出征受成於學反以
訊誡告之制合則爲學名無疑矣戴埴據通典魯郡泗水縣
有泮水謂僖公築宮於泮水上因名泮宮泮宮非學名近世
楊用修深信之然實非也泗水縣今隸兗州府泮水一名雩
水源出曲阜縣治西南西流至兗州府城東入泗水見一統
皇清經解卷八十三 陳處士毛詩稽古編 四
記信有然矣但水以泮宮故名泮以舞雩故名雩俱起於後
世殆好事者取經語以名水耳水因詩而得名反執水名以
亂詩說何其惑也用修又引左傳晉侯濟自泮語以證此詩
泮水則益誤襄二十五年左傳晉侯濟自泮會於夷儀夷儀
衛地今順德府邢臺縣也夷儀故城又在縣西百二十里晉
都今太原府平公自西來濟泮始至夷儀則泮水又在夷儀
西矣北直之邢臺與山東之曲阜相去甚遠左傳之泮水在
晉衛間與魯無涉而通典之泮水發源曲阜而入泗始終不
出魯境安得經流晉衛間用修引此證彼彊合二水爲一疏
矣總之壁廡頰宮爲天子諸侯學名有圓水半水之異漢儒
近古定有據而言之後人好爲異說適見其陋也宋胡仁仲

欲解靈臺文王有聲二詩璧爲君靡爲和夫於樂君和鐘京
君和成何文義哉

茄菘疏云古今字則此詩菘菘卽出車之茄茄矣毛公出車傳
云茄茄菘垂貌泮水傳云菘菘言有法度也語殊而義合今
用李氏說兩詩皆訓飛揚貌與毛正相反夫旂幟飛揚正可
得市童憐耳豈詩人所樂觀哉又菘字誤作後辯見附錄

菲釋文云音菲徐音柳說文云力久切玉篇云闞酉切皆同徐
集傳叶謨九反不知何本朱子叶詩全用吳棫韻補此字吳
亦力九切朱子菲從未審其故又毛晃謂音菲者从寅菲之
菲菲菜也音柳者音申酉菲之酉蒲菲也此殆臆說

菲今之蓴菜也周禮醢人供菲菹以爲朝事豆實毛傳詩鄭注
皇清經解卷八十三陳處士毛詩稽古編 五

周禮皆云鳧葵也釋文引鄭小同云江南人謂之蓴菜是已
陸疏亦以爲蓴又云或謂之水葵案蓴亦作蓴頌氏家訓謂
葵朗父名純諱蓴爲露葵卽此菜矣陶氏別錄列於下品菜
如苺而圓華實亦如苺莖紫大如箸柔滑可羹魚但不可與
鱈鼈同食食者成病見爾雅翼春夏煨莖未葉名稚蓴葉稍舒名
絲蓴至秋老名葵蓴或作豬蓴又譌爲瑰蓴爲龜蓴顏之推
以豬蓴爲苺蘇恭從之宋馬其修開寶本草始辯其非當矣
又後漢馬融傳注引廣雅菲鳧葵而云葉圓似蓴俗名水葵
以菲蓴爲二草亦誤

願彼長道屈此羣醜傳云屈收也案釋詁屈收皆訓聚則義得
相通傳意應同此而疏不之引箋云屈治也疏引釋詁漏治

某氏注引此詩以證漏屈二字音義同然毛義長矣如毛說則醜爲眾指魯國人民如鄭說則醜爲惡指淮夷此詩後四章方後陳服淮夷之事前四章未及此意也郭景純注爾雅於屈收引此詩於濕治則云濕書敘作汨音同而不引此詩是從毛不從鄭又釋文引韓詩云屈收也收斂得此眾聚義亦同毛

闕宮

闕宮敘云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宇蓋取經第七章語蔽全詩之義也七章復周公之宇正與三章大啓爾宇二字字相應三章啓宇與侯魯文連七章復宇與常許保魯文連則宇爲土宇而非屋宇雖愚者亦知之矣朱子乃謂敘詩者誤以宇爲

皇清經解

卷八十三

陳處士毛詩稽古編

六

屋宇而譏其謬何陋視古人至此竊意朱子之謂此說者殆因己以修廟爲作詩本旨遂謂敘意亦然當指宮廟爲宇耳夫使敘者之意果同集傳則當云頌僖公能修闕宮與泮水敘一例矣何變文爲周公之宇乎源謂泮水闕宮兩詩取義各別泮水主頌修泮宮故每章皆言泮闕宮備言僖公能興復祖業故追本先德以及其身又歷舉其承祀卽戎拓土服遠之事內而室家之睦外而臣下之左天錫眉壽民樂赴功至卒章營建之事則興復祖業之一端也且寢廟並舉不專言廟也亦無由見新廟之卽爲闕宮也朱子合新廟闕宮爲一事因斷全詩專爲修闕宮而作固已疏矣又移己之誤於敘而大譏之何以服古人之心乎

毛以閟宮爲姜嫄廟而在周新廟爲閟公廟鄭以閟宮新廟皆姜嫄廟而在魯兩家所見既殊後儒復出新說大約皆合閟宮新廟爲一而廟則泛指羣廟也夫以廟爲羣公之廟理猶可通至謂新廟卽閟宮詩因修廟而作則甚誤末章寢廟竝言所修不獨廟矣不應首章獨言廟誤一也通篇惟祭祀是廟中事外如公徒公車龜蒙冕釋常許諸章所述與修廟無涉誤二也后稷周公皇祖固祭於廟矣皇皇后帝何與於廟祭而亦及之誤三也故凡以修廟爲作詩本旨而閟宮新廟首尾相應者俱非也細推詩義惟傳得之傳以閟宮爲姜嫄廟詩意不在閟宮也特借爲咏姜嫄之發端耳以新廟爲閟宮廟詩意不專在新廟也特舉爲頌僖公之一事耳詩之意在廣述僖公恢闢疆土修舉制度以復周公伯禽之舊故敘用復周公之字一語蔽之後儒舍此而求諸首尾失之遠矣然康成之說實肇其端

皇清經解

卷八十三

陳處士毛詩稽古編

七

詩篇之長未有如閟宮之百二十句者詩章之長亦未有如閟宮第三章之三十八句者然細案其分章之法甚有倫次首章追泝后稷次章敘周之興皆未及魯三章始言魯公受封因及僖公祭祀之勤四章言僖公征伐之威五六章言其土境之廣七章言其福祿之厚末章言其興作之功蓋以類分章不計句之多寡也朱子嫌其多寡相懸彊欲取而均之遂據首章四章各十七句爲率分二三兩章爲三章而所分第四章止十六句則直指爲經文脫落欲於籩豆大房下如鐘

鼓嗶嗶語以足之斯亦武斷之甚矣又經文克咸厥功以上
言克商之事王曰叔父以下言封魯之主意本兩截宐分也
而反合之乃命魯公承上四句皆言封魯秋而載嘗以下與
上文皆言祭祀語氣相接宐合而反分之章法未能盡均而
章意先受割裂矣

居岐之陽一語而兩見詩皇矣言文王則岐陽乃程邑也闕宮
言太王則岐陽乃周原也太王遷周文王宅程兩都皆在岐
之陽相去百里而近矣案岐字本作邽山名亦水名岐水亦
名大彙水出石橋山東南流合漆水又合杜水水經注引淮
南子及漢書
音義
皆同逕岐山而又詘逕周城南周原於山爲南於水爲北皆
居其陽故曰岐陽

皇清經解

卷八十三

陳處士毛詩稽古編

八

實始翦商與甘棠勿翦翦字皆當作前說文云翦羽生也前齊
斷也甘棠傳以翦爲去闕宮傳以翦爲齊箋以翦爲斷俱當
前義非翦義矣說文又有揃字云械也與二詩之翦俱無當
韻會揃字注引闕宮詩殆不然又案翦从羽前从刀皆諧苒
聲苒从止在舟上今改苒爲前而又加刀爲剪加羽爲翦皆
隸變之譌

致天之屈屨字今釋爲至極句法實不順箋云屈極而疏引釋
言證之與今本爾雅雖不同然必不誤也釋爲致天之誅文
義始明快矣爾雅注今止存郭氏一家故無由證其異同郭
之外注者十餘家其存於唐初者有李巡注三卷樊光注六
卷孫炎注六卷沈寶集注十卷與郭注俱載藝文目陸德明

敘錄有犍爲文學劉歆樊光李廵孫炎五家注五經正義所引又有某氏謝氏顧氏之說則仲達所見注本尚多屈殛之訓必有據矣

龍旂承祀疏申箋意引明堂位語證魯君祀帝當建日月之章此龍旂定是廟祭舊說以此爲郊祀者謬宋曹氏曰司常言日月爲常王建之交龍爲旂諸侯建之魯雖僭郊禮而以旂不以常猶不敢全僭也明堂位乃日月之章則又過矣嚴華谷信其說然此經下文云六轡耳耳春秋匪解享祀不忒則此承祀卽春秋享祀明是廟祭而非郊祭魯郊之不建常仍無明文可據也

享以特犧犧字止有許宐一反集傳欲與下宐多兩叶故有虛

皇清經解卷八十三

陳處士毛詩稽古編

九

宐虛何二反然古多字與祇字通用音相同故移趨侈媿等字皆以多得聲多之與犧韻本同不必轉犧音以就多也集傳叶詩率宗吳棫韻補案韻補收多於四支不收犧於五歌朱子果於自信蓋亦不全用其說矣又下文犧尊釋文素何反此亦可叶多朱子不用而創立一音斯自信之太過也

夏而福衡康成周禮封人注以爲福設於角衡設於鼻及箋詩則從毛傳以爲福衡其角孔疏兩存之不辯其孰是案說文衡字从角从大行聲本取橫大木於牛角耳與鼻無涉也况封人職注鄭司農杜子春皆以爲設於角康成先注禮雖破鄭杜之義後箋詩仍從毛傳蓋自覺前說之短矣

闕宮詩公車千乘此大國之賦見於經者也馬融注論語引司

馬法謂百井爲成每成出車一乘包咸注論語謂每十井出車一乘說各不同宋李樛以爲百里之國提封萬井適合千乘之數若百井一乘必十萬井而出千乘十萬井之地開方計之爲方三百一十六里有奇與大國方百里之制不合故取包說然此乃拘方之見也朱傳用司馬法之說以釋閼宮與筭疏意同亦知魯地不僅百里矣故其論語注言顛臾在魯地七百里中明堂位之說朱子不盡以爲非也後儒昧於論世徒執孟子王制之語而斥周禮職方爲誣不知孟子止聞其畧而王制一篇乃漢文時博士諸生所作豈可過信哉必如包氏說則十井之田止八十家耳使之出兵車一乘輜車一乘四馬十二牛甲士步卒等共百人以及甲冑弓矢五

皇清經解卷八十三

陳處士毛詩稽古編

十

兵旌旗之屬無一不具民豈能堪先王之世不應有此重賦朱子舍包而取司馬良有見矣

詩言二矛者二而康成解之不同清人箋云二矛酋矛夷矛也

閼宮箋云二矛重弓備折壞也疏申其意以爲酋矛長有四

尺夷矛三尋是酋短於夷也清人禦狄守國之兵守國兵欲

長當兼用夷矛閼宮膺戎狄懲荆舒攻國之兵攻國兵欲短

當止用酋矛故一弓而重之亦一矛而有二俱備折壞二矛

當是三酋矛斯言甚詳辯然衛風伯兮箋引攷工記兵車六

等爲說與此箋意正合六等者一軫二戈三人四及五戟六

酋矛不數夷矛而彼疏論六等六建之異同

六建數夷矛不數軫謂前

驅車上當具五兵五兵者戈及戟酋矛夷矛也又謂步卒無

夷子前驅非步卒當有夷子夫伯兮詩爲伐郟而作亦攻郟之兵而孔氏以爲用夷子與此自相戾矣要之此詩二子與重弓文連無異弓當亦無異子鄭總以備折屨釋之最爲允當

公徒三萬鄭以三軍釋之其荅臨頌則又以爲二軍孔疏取其二軍之說謂舉大數必就其近者三軍三萬七千五百人可云四萬頌主誇美不應減退其數又襄十一年春秋書作三軍明前此無三軍也昭七年復書舍中軍則其作其舍皆書也使僖公有三軍文以後無之春秋何不書舍故知僖公無三軍矣其說良是嚴緝載李氏語謂伯禽以來已有三軍襄公時三卿專權分三軍爲己之賦耳非此時方有三軍也

皇清經解 卷八十三 陳處士毛詩稽古編

十一

謬矣三家作三軍正因前此止二軍不便於三分故也設本有三軍竟三分之可耳焉用作乎若不作而書作是春秋乃曲筆非信史何名爲經且孔疏言魯二軍原不言周公伯禽時卽然也東遷之後諸侯疆者弱弱者疆非復西京之舊衛晉皆侯爵也而臧宣叔言衛於晉不得爲次國杞二王之後空公爵也而春秋或書侯或書伯爵晉武公受王命本以一軍爲晉侯也見莊十六年而獻公作二軍見閔元年文公作三軍見僖十八年又作五軍文二年襄公作六軍成三年厲公罷新上下軍見成十六年杜注止存四軍悼公舍新軍襄十四年豈有常哉又當時諸侯多樂自居弱小以避霸國重賦故魯作三軍叔孫慮政將及子宋之會季孫願視邾滕襄十四年平邱之會子產

爭承以鄭爲伯男

昭十三年

則春秋時除齊晉楚霸國外能具三軍者少矣魯之弱已久事事非伯禽之舊豈獨軍制哉頌主誇美故鄭姑以三軍釋之耳要非其實也

公徒三萬朱傳曰三軍爲車三百七十五乘三萬七千五百人

其爲步卒二萬七千人此以每乘百人計之也併炊家子固

守衣裝廩養樵汲二十五人悉數之爲軍矣夫此二十五人

皆老弱不任荷戈者耳可備伍兩卒旅師之列乎案一乘甲

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三軍當用車五百乘其爲步卒則三

萬六千人

併甲士一千五百人共三萬七千五百人孔疏謂此故采芑疏亦以三千車爲十八軍

淮夷來同莫不率從鄭以來同爲同盟率從爲從中國蓋僖公

非王非霸故不係諸魯也良爲有見而後儒莫用

皇清經解

卷八十三

陳處士毛詩稽古編

十一

臯繹二山俱在今兗州府鄒縣東南臯在縣東南五十里繹在

縣南二十五里亦名鄒山禹貢嶧陽孤桐卽此山也郭景純

謂此山純石積構連屬如繹繚然故以爲名禹貢作嶧尊其

名也魯頌作繹取其義也又有葛嶧山在今淮安府邳州非

此詩及禹貢之嶧漢書地理記云東海下邳縣西有葛嶧山

古文以爲嶧陽說文云葛嶧山在東海下邳夏書云嶧陽孤

桐皆誤以禹貢之嶧陽爲葛嶧孔仲達蔡仲默俱引漢書以

釋禹貢失於考矣案鄒縣本邾國臯繹二山不在魯境內詩

曰保有殆誇詞蓋魯擊樓聲聞於邾地密邇而世相讐殺魯

君臣欲吞邾久矣作頌者其情見於詞乎上章大山龜蒙下

章常許本魯地其曰詹日奄有日居道其實也惟此章純是

溢美之談

居常與許傳云常許魯南鄙西鄙獨言南西毛必有本也疏申

之以爲常南鄙許西鄙傳意或爾矣鄭以常爲薛之旁邑而

引春秋莊三十一年築臺於薛及田文封薛號孟嘗君以證

薛旁有常邑又以許爲許田

左傳隱八年鄭易許田桓元年鄭假許田孔疏俱引此詩蓋據

箋爲說耳此未必然也築臺於薛魯地也孟嘗之薛奚仲舊封也

春秋時薛尙存魯安得築臺於其國中明是異地而名偶同

耳常自在奚仲國旁與魯之薛邑何涉哉至許田爲鄭有桓

公本以易祊耳豈僖公復以祊易之鄭邪經傳無明文亦臆

說也或謂常是齊所侵地蓋本於管子今案管仲勸桓公親

諸侯反其侵地故歸魯常潛

國語亦載其事常作堂

此桓公始圖霸時

皇清經解

卷八十三

陳處士毛詩稽古編

三

事也僖公卽位在桓公二十七年齊久已稱霸矣常地之歸

當在莊公時不在僖公時不應舉以頌僖又齊在魯北常爲

齊侵定是魯北境與傳南鄙又不相符此說亦不足信也

令妻壽母宐大夫庶士謂善其妻壽其母宐其大夫庶士也皆

承魯侯燕喜言令壽宐本一例朱傳曰令善之妻壽考之母

則下句文義難通矣可入夫庶士是令妻壽母宐之邪

闕宮與殷武末章皆言營作之事故朱子謂文義略同胡一桂

從而附會之言闕宮篇全倣殷武而作如出一手吁謬矣二

詩除末章而外詞旨旣殊體裁亦別何嘗相似乎揚雄言奚

斯晞考父止謂兩人皆作頌非謂文體之同也要之商頌傳

自周太師而考父得之非考父作奚斯但作廟未嘗作頌雄

言亦謬也又閔宮末章先言路寢後言新廟是寢廟俱修輔
廣陳櫟乃謂寢卽廟中之寢尤爲謬安彼特欲證閔宮新廟
爲一不當兼言修寢耳獨不思古人廟制前廟後寢廟比於
路寢廟後之寢比於小寢故天子之廟亦有小寢五若此詩
之寢果在廟中是乃小寢耳何云路寢哉

魯頌頌僖公之賢而春秋多書其失德之事學者疑之宋趙氏
黃氏李氏諸儒皆論其故大約以僖特中材庸主而頌詞多
溢美故任季友則賢任仲遂則否天下有霸主則能自固無
霸主則不能自立其說似之而未盡然也源謂僖公自是中
材以上之人過惡誠有之要不失爲賢君也古來人主除二
帝三王數大聖人外其餘令德之君俱不能每事盡善成康
皇清經解 卷八十三 陳處士毛詩稽古編 齒

至賢尙有誤信流言佩玉晏鳴之失宣王中興英辟而美刺
並載於詩國語亦紀其失則列國諸侯爲詩人所美者衛武

公文公鄭武公秦仲及襄公齊桓公魯僖公凡七君衛鄭二
武與秦之兩君事在春秋前其見春秋者衛文滅邢書名以

示貶齊桓霸業雖隆而內多慙德要此二君者不害其爲賢
侯僖公亦猶是爾安得因春秋所譏併疑頌語之失實乎案

魯遭慶父之亂禍難相尋齊人睥睨其旁欲乘釁襲取微仲
孫湫言禽父幾不祀 事見左傳 閔元年 國勢岌岌矣及僖公立魯復

晏然意其撫和臣民交好鄰國易亂爲治轉危爲安綏輯定
應多術詩敘所言足用愛民務農重穀君臣有道以及修泮宮

復周公之宇乃其實事也不賢而能然乎但所行者不過修

舉舊章勤政節用無赫赫可紀之功而春秋之法常事不書無由取而筆之於經其失德之彰彰者載在國史又不可盡削夫子既書之以垂戒後世更錄魯頌頌美之詞以補春秋之未及殆不無微旨焉又魯本嬴國僖亦非雄才欲保境自安勢須結援大國無伯而從楚此社稷之故未可深罪也至春秋書邾始於僖者以其既成牲後卜日爲怠慢故譏之耳常邾不書因卜之非禮而書非謂邾始於此也黃氏謂僖始僭邾爲不賢之大謬矣若夫敗邾於偃敗莒於鄆禦侮之勇也取須句反其君存亾之義也納玉於王求釋衛侯親親之仁也僖之美亦稍見春秋經傳不僅頌有之矣

商頌那之什

皇清經解

卷八十三

陳處士毛詩稽古編

五

那

置我鞀鼓傳云殷置鼓政明堂位楹鼓爲置鼓以就經文明是釋置爲楹也鄭通其意讀置爲植云植鞀鼓者爲楹貫而樹之蓋植卽古置字見金滕植璧注故疏引之以證此二字之異同然則此詩置字毛鄭義本同音亦宐同矣釋文云置毛如字鄭作植時職反又音值恐非是

湯孫奏假假字毛音賈訓大鄭音格訓升而皆以爲奏樂大者大樂也升者升堂之樂也奏鼓爲堂下之樂奏假爲堂上之樂下文鼓管與磬亦有堂上堂下之分鄭解較明劃矣

綏我思成箋云安我心所思而得成之謂神明來格也呂記朱傳引之皆云安我以所思而成之人謂神明來格也皆改心

爲以而於成之下增一人字朱傳又謂箋有脫漏今正之蓋指此二字矣然箋語自通不煩增改疏申箋云於祭之時心所思者惟思神耳故知安我心所思而得成之謂神明來格也竝不疑箋有脫漏朱子亦知箋不誤特欲裁剪其言以就已說耳嚴緝引箋仍用原文已窺破此意

自古在昔四語毛鄭皆祖外傳先聖王之傳恭猶不敢專立解朱呂亦遵用焉嚴獨以有作爲作樂謂此樂乃古昔時前人所作也意雖順而戾於古

烈祖

大雅之稱文武必追美太王王季商頌之於二宗亦然嗟嗟烈

祖頌中宗也古帝命武湯昔有成湯皆頌高宗也推本祖德

皇清經解

卷八十三

陳處士毛詩稽古編

六

以爲子孫光詩人立言之體後先一轍矣

酸字兩見詩陳風酸邁商頌酸假是也陳箋商傳皆訓總酸假者謂總集大眾指助祭諸侯及羣臣而言當此而無言無爭所以難也朱子據中庸改酸爲秦恐不然左傳引此詩亦作酸矣何獨以中庸爲正乎况經傳引詩與本文互異者多有安得皆舍此而從彼又百祿是總字亦作酸見釋文可見酸總

古通用

烈祖篇三假字鄭皆音格訓升毛則酸假以假皆訓大來假無傳王肅述之訓至是來假假字毛鄭皆音格也假字有五音其音格者訓來訓至訓登見易王假有家釋文來與至義同登卽升也格音止有此二義耳宋人又轉爲感通之義殆因

至義而附益之與又案假訓至者字本作徭亦作徭假通作格神之格思神保是格是也書格子上下格于皇天及有苗格遠人格孔傳俱訓至矣其假字見說文云至也从彳段聲古雅切

元鳥

東萊於生民祖鄭箋巨迹爲說於元鳥祖毛傳春分郊禘爲解履迹吞卯事同一轍或用或否商周五異蓋公劉次章以後皆未經刊定之書也方知呂記初本元以毛義解生民矣正域彼四方謂湯也肇域彼四海謂武丁也美中興之功詞同於開創詩所以爲善頌也

武丁孫子疏云作詩所以稱王名者王肅云殷質以名蓋以武皇清經解卷八十三

陳處士毛詩稽古編

七

丁爲殷王名矣案殷天子皆以號舉觀湯名履而號天乙則可推矣疏之言非也

武丁孫子王肅述毛以爲武丁之爲人孫子此大勝鄭雖因那詩毛傳湯爲人子孫之語而爲之說然實青出於藍矣嚴緝從其說且辯之云武丁之後無顯王况孫子祀其先王不應自誇其武德蓋解爲武丁之孫子本鄭氏說而呂記朱傳皆從之也

武丁孫子武王靡不勝鄭以爲武丁之孫子有武功有王德曾子固譏之當矣然謂武王卽成湯則二語文義不屬又成湯功業上文述之已詳此又複述亦未必然也王肅述毛云武丁爲人子孫能行先祖武德王道無不勝任庶爲得之况如

鄭說則前美成湯後美孫子如曾意則前後俱美成湯皆無一語稱揚武丁功德詩本祀高宗不應反略之也

龍旂十乘鄭以爲二王後及八州之大國蓋獨舉尊者言之助祭諸侯固不止十乘也呂記載朱子之說謂助祭者旣以服數爲節又使分助四方之祭不知四方之祭何祭也如指方社之方則祀典多矣何獨言方祭如就此詩而言則祀高宗止於廟中安得有四方之祭殊不可曉集傳不著斯語殆亦自悟其非與

長發

禹敷下土方外大國是疆朱子引天問語斷於方字絕句案孔疏申毛鄭云禹敷廣下土以正四方京師外之大國於是畫

皇清經解

卷八十三

陳處士毛詩稽古編

六

其疆境則解爲四方而屬上句先儒句讀元如此不始於朱傳也嚴緝以禹敷下土爲句非是

幅隕旣長隕字毛訓均鄭讀爲圓案隕于敏切圓王問切音本相近故鄭改讀以就均訓圓本訓圓全也後世讀圓爲王權切而音始相遠矣說文長箋以爲始於宋儒或有然

感生帝之說雖出於緯書然謂古帝王之興各乘五行之王氣當有其理豈可概斥爲誣元王桓撥鄭以爲承黑帝而生子故稱元章昭注國語亦以水德爲說義本通也永叔改元爲深微而引老子元之又元語證之易讖緯以黃老相去無幾

耳

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鄭以爲堯封契於商爲小國舜復益

其土地爲大國此據緯書

中假置河紀效河命

爲說故宋儒不從釋爲

隨其大小無所不宜然詩頌元王當舉其實事未必漫爲虛

詞也緯書之言雖不可盡信豈遂無一語足信乎

元王前受小國後受大國孔申箋據握河紀考河命二緯書之

言謂稷契皆公爵堯封之當百里舜又益之當不止百里此

仲達揣度之詞也案史記三代年表褚少孫云堯知稷契賢

故封之契七十里稷百里褚或別有據乎然則堯封契止七

十里舜益之始百里耳

湯降不遲鄭訓降爲尊賢下士非臆說也宋公孫固引此詩以

美晉公子已作是解矣

見晉語詩疏亦引之

宋爲商後彼自釋其先代

之詩豈無所本乎又韓詩外傳七引此詩皆證謙已下人之

皇清經解卷八十三

陳處士毛詩稽古編

九

義毛韓異師而解同尤見非一家之私說今釋爲降生義殊

短

昭假遲遲王肅述毛假字音格訓至孔氏專用鄭說爲毛義取

寬暇之意而王義無聞焉後儒皆以爲感格上帝則遲遲義

難通縱疆爲之說終未愜矣案孔子閒居引此詩註以爲湯

之明道及於民遲遲然安和是鄭本以假爲至及箋詩而改

之也源謂昭假者光昭被格之義遲遲者宏遠悠裕之義聖

德及人無所偏黨亦非取效旦夕故書言光被易言顯比此

昭假之謂也易言久道化成此遲遲之謂也

昭假之假鄭訓寬暇孔謂寬暇者取假借之義則假不必改音

故釋文云古雅反其以爲毛音格鄭音暇者徐邈之說也源

謂假字訓至者賈格二音俱可讀假字音賈者至暇二義俱可通則此詩假字止讀本音可括鄭王兩家義矣

毛傳解綴旒爲表章駿厖爲大厚謂爲下國之表準章程使下國之性行極其純厚文義本通也鄭氏貪用公羊傳語以綴旒取喻於旌旗至駿厖二字無可引證則以駿爲俊言湯爲英俊厚德之君後儒嫌其與綴旒義不相當故爭立異解宋董道以齊詩作駿駟而集傳取之輔廣因爲之說言綴旒以旂喻爲諸侯傳著駿駟以馬喻能乘載諸侯自以爲工矣但三國時齊詩已亡董宋人何由見之恐不可信案宋葉夢得云今韓詩章句不存而齊詩猶有見者然唐人謂之旣亡則書之真譌未可知也葉所疑正董所據者耳近世有僞造申

皇清經解

卷八十三

陳處士毛詩稽古編

三

公詩說及子貢古詩編次者

或云古詩編次乃鄆人豐坊僞作

宋世齊詩當

卽此類董旣誤信後人復信董氏之誤其如經學之决裂何不競不絀傳云絀急也案絀字爾雅無文說文亦訓急義同毛朱傳訓緩反其義徒取與競對耳然字訓須有本可意爲之乎

毛傳訓龍爲和者二句頌我龍受之長發何天之龍是也孔疏不能詳其義然古人字訓不盡與後世同毛之師傳有自正不必以後人文義彊推其故耳鄭云龍當作寵今皆從之不知蓼蕭毛傳訓龍爲寵則龍字本有寵訓無煩改字也但傳旣訓龍爲寵而於二頌則易其解定是詩學相傳如此必非苟爲異也後儒從鄭不如從毛之當

允也天子鄭箋云信也天命而子之然則天子者猶云昊天其子之爾下予之以卿士正謂天之下而予之惟子之故予之文義連貫皆言天意如此朱傳云天子指湯則以天子爲稱目之詞下文降予無所承更須補出天字不如箋義之明順矣又降予朱傳誤作降于觀傳釋降爲賜而予字無訓則作傳時已誤偶然邪抑有意改之邪

殷武

殷武第四章皆言湯事頌武丁而追述其祖德也後儒必欲目武丁則武丁爲天子不應稱下國王氏以下國爲諸侯之國而高宗命之則與首句命字不應同章而異指朱傳云命之以天下則易于爲以文義又乖俱難通也源謂鄭箋指湯言

皇清經解

卷八十三

陳處士毛詩傳古編

三

非誤也左傳引此詩而申之曰此湯所以獲天福也

襄二十六年

後漢黃瓊亦云詩咏成湯之不怠遑

見瓊本傳

則以此詩言成湯

其來甚古非康成臆創之解矣詩首言天之眷命所以降鑒於殷者以其能嚴敬下民也因言嚴敬之實在於慎賞罰無所僭濫勤政事不敢怠遑故天命湯於七十里之小國使爲天子大建其福也湯德如此而武丁繼之安得不中興乎言湯正所以言武丁耳

鄘風商頌皆有景山之語先儒直釋爲大山不云山名也朱傳於鄘則曰測景於商則曰山名源謂景山之名載於輿記者甚多皆後人因詩而傳會爲之耳案寰宇記景山在廢緱氏縣西南八里緱氏今屬河南府偃師縣是西亳有景山也又

云景山在應天府楚邱縣北三十八里宋應天卽今歸德府所謂穀孰南亳也其北五十里有大蒙城卽所謂北亳蒙也括地記亦謂蒙城爲景亳因景山而得名是南北二亳之間亦有景山也寰宇記又云景山在澶州渭南縣澶州今大名府開州水經注亦言濟水北逕元氏縣又北逕景山而引衛詩證之則是三亳之外別有景山也合而觀之衛南之景山因鄘風而得名緱氏應天之景山因商頌而得名皆好事者之傳會作詩時未必先有此名耳又山海經亦有兩景山其見北山經者南望鹽販之澤郭注引外傳景霍爲城語則此山在晉地其見中山經者爲荆山之首郭注以爲今南郡界中則此山在荆域皆非詩之景山山海經爲伯益所記其山皇清經解

卷八十三

陳處士毛詩稽古編

三

名在作詩之前然二山去商衛絕遠俱非詩人所指而三亳衛南景山之名又起於後世故先儒釋詩直以爲大山良有見也而朱傳獨以殷武之景山爲山名者徒據左傳景亳之語遂謂景山之名湯世已有之耳然左傳云商湯有景亳之命昭四景與亳連文定是地名非山名也使景爲山名則當如下文岐陽塗山之稱矣又景亳皇甫謐以爲卽北亳括地記杜預注云鞏縣西南有湯亭或言亳卽偃師則又以爲西亳謐預皆晉人而言景亳互異可見地名變易已無可考何得據之而指爲山名乎

殷武篇皆頌武丁生存之事末章言其能修寢廟復舊制如定之方中斯干綿閟宮諸詩皆以宮室之修治見興盛之氣象

詩人往往如此故毛傳以寢爲路寢鄭箋亦謂孔安爲王居
之而甚安則成之者高宗自成之也朱傳不用古義以寢爲
廟中之寢恐不然寢在廟後其小者耳詩何舍廟不言反舉
小以該大乎礙於義矣又謂此特爲百世不遷之廟不在三
昭三穆之數旣成始祔而祭之之詩則其言又自相違戾夫
後死者合食於先祖斯謂之祔故昭祔於昭穆祔於穆也旣
在昭穆之外而號爲特立之廟又焉祔哉

今以殷之世次考之則以寢爲百世不遷之廟尤無是理也高
宗後迄殷亡僅八君耳除祖甲庚丁二及外則爲六世是紂
乃高宗七世孫也紂之時高宗尙在三昭三穆中非親盡應
祧時也百世不遷之廟誰立之乎劉瑾以爲當立於帝乙時

皇清經解

卷八十三

陳處士毛詩稽古編

垂

是併數二及爲世矣不亦謬乎瑾又推明朱子立廟之說而
以周制斷之謂三宗之廟中宗當穆高宗祖甲當昭後世祧
主穆當入中宗廟昭當入高宗祖甲廟如周之文武世室夫
祖甲乃祖庚弟武丁子父子同爲昭周制果爾乎武丁之主
未及祧而鼎遷於周矣安得更有祧主入武丁廟乎周之文
穆武昭著在經傳故後人得知之商之孰爲昭孰爲穆經傳
無明文瑾何所據而言之鑿鑿乎又案殷有三宗中宗高宗
皆見頌其一爲大宗則湯孫太甲也見史記殷本紀及漢書
王舜劉歆毀廟議甚明瑾乃以祖庚弟祖甲當之而謂與二
宗同立不遷之廟其謬尤甚彼之爲此說者因蔡沈解無逸
以祖甲爲帝甲而非大甲耳夫無逸述祖甲事在二宗之後

故鄭注以爲帝甲而蔡傳從之不爲無理然但言祖甲之賢
不言祖甲之稱宗也至湯孫太甲之爲太宗則史有明文可
據也瑾乃以意易之可乎

皇清經解卷八十三終

嘉應生員邱翀校

皇清經解

卷八十三

陳處士毛詩稽古編

言

皇清經解卷八十四

學海堂

毛詩稽古編

吳江陳處士 啟源 著

總誌

舉要

小敘

歐陽永叔言孟子去詩世近而最善言詩推其所說詩義與今敘意多同斯言信矣源因攷諸孟子所論讀詩之法其要不外二端一曰誦其詩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一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詞不以詞害意然則學詩者必先知詩人生何時事何君且感何事而作詩然後其詩可讀也誠欲如此舍小敘奚由入哉何則凡記載之文以詞紀世議論之文以詞

皇清經解

卷八十四

陳處士毛詩稽古編

一

達意故觀其詞而世與意顯然可知獨詩則不然除文王清廟生民數篇外其世之見於詞者寥寥乎罕聞矣又寓意深遠多微詞渺旨或似美而實刺或似刺而實美其意不盡在詞中尤難臆測而知夫論世方可誦詩而詩不自著其世得意方可說詩而詩又不自白其意使後之學詩者何自而人乎古國史之官早慮及此故詩所不載者則載之於敘其曰某王某公某人者是代詩人著其世也其曰某之德某之化美何人刺何人者是代詩人白其意也既知其世又得其意因執以讀其詩譬猶秉燭而求物於暗室中百不失一矣故有詩必不可以無敘也舍敘而言詩此孟子所謂害意者也不知人不論世者也不如不讀詩之愈也

詩敘本自爲一編毛公分眞篇首本欲便於讀耳無他意也輔廣附和朱子之說至詆毛公上誣聖經罪不可追吁何至此哉源謂敘非注比自宐眞經前注順文釋義而已未讀其文無庸尋其義也若敘所指者乃作詩之世與其人及作之之故苟未明乎此雖誦之終篇茫不知所言何事言之者何意也惟得敘而始曉然矣故眞之篇首俾讀者先觀焉則於經易入斯亦甚有惠於後學而反以爲罪乎况一篇之敘猶全書之敘也全書之敘必眞卷端一篇之敘獨不可眞篇首乎朱子之詩傳亦以敘弁諸首矣廣亦將罪之乎

朱子辯說力詆小敘而於國風尤甚謂其傳會書史依託名諡

鑿空妄說以欺後人源竊怪其言之過也小敘傳自漢初其

皇清經解

卷八十四

陳處士毛詩稽古編

二

後敘或出後儒增益至首敘則采風時已有之由來古矣其指某詩爲某君事某人作皆師說相傳如此非臆說也若必求其證驗的切別見他書史而後信之則詩敘與他書史皆泰以前文字而漢世諸儒傳之者也安見他書史可信而詩敘獨不可信乎至依託名諡之語尤屬深文抑柏舟之刺頃唐蟋蟀之刺僖猶與諡義相近也若宜非信諛之名昭非好奢之號而陳之防有鵲巢敘以爲刺宣公曹之蟋蟀敘以爲刺昭公何所依託乎朱子又謂小敘之說必使詩無一篇不爲美刺時君國政可作不切於情性之自然又使讀者疑當時之人絕無善則歸君過則歸己之意非溫柔敦厚之敘斯語尤不可解夫詩之有美刺總迫於好善嫉邪忠君愛國之

心而然耳此非性情必醜正黨惡視君親如秦越而後爲性情耶況刺時之詩大抵是變風變雅傷亂而作也處汙世事暗君安得不怨怨則安得無刺孔子曰可以怨孟子曰不怨則愈疏未嘗以怨爲非也惟其怨所以爲溫柔敦厚也而朱子大譏之是貢諛獻媚唯諾取容斯謂之忠愛而厲王之監謫始皇之設誹謗律足稱盛世之良法矣有是理哉史遷有言詩三百篇大抵聖賢發憤之作朱子所見何反出遷下也旣以刺時爲不可而悉指爲淫女之辭夫淫奔之女反貢於忠臣義士耶

詩之有小敘猶春秋之有左傳乎春秋簡而嚴詩微而婉厥旨渺矣俱未可臆求而懸定也無左傳則春秋不可讀無小敘

皇清經解

卷八十四

陳處士毛詩稽古編

三

則詩不可讀

毛敘之有齊魯韓猶左傳之有公穀也公穀存故人皆尊左齊魯韓亡故人或疑毛俱存則短長易見偏亡則高下難明也人情好異而厭常往往然矣

毛敘後齊魯韓而立而後之詩悉宗毛左傳後公穀鄒夾而行而後之春秋必首左其舍彼取此非一時一人所能定也其見確矣其論公矣大全修而毛左復詘後世之經學其可問哉

經之足重以其爲古聖賢作也古聖賢作之復得古聖賢釋之不愈足重乎六經訓釋惟詩最古其字訓則有爾雅蓋周公及子夏之徒爲之也其篇義則有大小敘又子夏之徒爲之

也繼之則有詁訓傳而兩毛公亦六國及先漢時人也視易之王書之孔三禮之鄭俱出其前矣然則學詩者止當以雅敘傳三者爲正宗而精求其義三者所未備然後參以後儒之說可耳雅敘傳有定解反舍而他求斯舛矣蓋已之神智既非能勝於古人而人情事勢度數各物及字之義訓聲形又不如生其世者見聞之確反欲跨而出其上亦不自量之甚矣

四始

四始之說先儒言之各異二雅風頌四者人君能行之則興不行則衰故此四詩爲王道興衰所由始此鄭康成之說而本於大敘者也關雎爲風之始鹿鳴爲小雅之始文王爲大雅皇清經解卷八十四陳處士毛詩稽古編四之始清廟爲頌之始此司馬子長之說也大明在亥爲水始四牡在寅爲木始嘉魚在巳爲火始鴻雁在申爲金始此詩緯汎歷樞之說也觀大敘歷言風雅頌之義而總斷之曰是謂四始則風雅頌正是始非更有爲風雅頌之始者鄭說得之矣子長未見毛敘其所言四始不知宗何詩也翼奉治齊詩而知五際七情之要五際七情亦緯書汎歷樞之說也然則亥寅巳申之爲四始其出於齊詩乎

六義

詩有六義其首曰風大敘論之語最詳複約之止三意焉云風天下而正夫婦又云風以動之教以化之又云上以風化下此風教之風也云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又云吟詠情性

以風其上此風刺之風也云美教化移風俗又云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此風俗之風也餘所言風則專目國風要之風俗之風正當國風之義矣然必有風教而後風俗成有風俗而後風刺興合此三者國風之義始備而風教實先之惟風刺之義其風自下及上故大敘十七風字獨以風刺上以風其上陸氏讀爲諷焉

詩人興體假象於物寓意良深凡託興在是則或美或刺皆見於興中故必研窮物理方可與言興學詩所以重多識也朱子論興獨異是謂興有兩意有取所興爲義者有全不取其義但取其一二字者夫全不取義何以備六義之一乎卽如關雎之次章本賦也而集傳目爲興究其所謂興者止取左

皇清經解

卷八十四

陳處士毛詩稽古編

五

右流之窟寐求之雨之字相應耳其釋召南之小星取兩在字兩與字爲興王風揚之水取兩之字兩不字爲興皆此類也不近兒戲乎甚有經文本無其字而集傳代爲補出使其句法相應者如鄭風揚之水魏風園有桃唐風綢繆小雅常棣之類不勝誦指是六義不在詩而在集傳矣尤可笑也元儒有朱克升者著詩傳疏義最推重集傳謂能以虛詞助語發明詩蘊克升疏義爲修大全諸臣所撰襲而沒其名併滅其書殆指斯類而言然吾之不能無疑於集傳亦正在此又案蘇子由謂興者是當時所見而有動乎其意非後人可得而知如關雎之類乃比而非興噫誤矣朱子雖不純用其語而所云全不取義者實蘇

語爲之屬階

毛公獨標興體朱子兼明比賦然朱子所判爲比者多是興耳
比興雖皆託喻但興隱而比顯興婉而比直興廣而比狹劉
舍人論比體以金錫圭璋澣衣席卷之類當之然則比者以
彼況此猶文之譬喻與興絕不相似也朱子釋詩新例凡興
義之明白者卽判爲比如螽斯綠衣匏有苦葉諸篇本興也
而以比目之由是比興二體疑溷而難分故釋興體反欲推
而遠之使離去正意而全不取義之說出矣

興比皆喻而體不同興者興會所至非卽非離言在此意在彼
其詞微其旨遠比者一正一喻兩相譬況其詞決其旨顯且
與賦交錯而成文不若興語之用以發端多在首章也如我
心匪石螭首蛾眉毳衣如芻如山如阜金玉爾音如跂斯翼

皇清經解

卷八十四

陳處士毛詩稽古編

六

价人維藩敦琢其旅之類皆比也而集傳槩以爲賦夫詩中
顯然之比體旣溷之於賦中更欲於興體中分立比體取本
同者而彊求其異不得不爭同異於毫芒之間如凱風篇以
首章爲比次章爲興小雅谷風篇以前二章爲興末章爲比
青繩篇以首章爲比二三章爲興支離穿鑿風雅掃地矣反
謂先儒不識興比何以服其心乎

風雅頌之名其來古矣不獨大敘言之也見周禮大師之職又
見樂記師乙荅子貢之言又見荀子儒效篇歷歷可據也又
三百十一篇皆古樂章也二南雅頌之入樂載於儀禮之燕
禮鄉飲禮及內外傳列國燕享所歌無論已至魯人歌周禮
則十三國繼二南之後周禮籥章迎寒暑則歛幽詩祈年則

獻幽雅祭蜡則獻幽雅大戴投壺禮稱可歌者八篇則魏風之伐檀在高漢末杜夔能記雅樂則伐檀之詩與鹿鳴騶虞文王並列十三國變風之入樂又歷歷可據也宋程大昌謂詩有南雅頌而無國風自邶至幽十三國詩皆不入樂豈非妄說乎彼特見蘇氏釋鼓鐘篇以雅以南誤以爲二雅二南故生此說耳蘇氏之謬前辯之已悉矣見小雅鼓鐘篇程又謂季札觀樂自邶以下左傳但紀國而不言風故知無國風之名殊不知二南之詩不盡得於境內兼得之於南國周召之名不足以盡之故言南南指其地非以爲詩名也十三國之詩皆得於境內自應舉國名以槩之言國言南皆據實而言其爲風一而已且季札聞邶鄘衛則云是其衛風聞齊則云泲泲皇清經解

卷八十四

陳處士毛詩稽古編

七

乎大風風之名較然程獨不見乎又秦呂氏春秋云禹首南土塗山氏女命妾往候女作歌曰候人猗兮實始爲南音周公召公取風焉程以南爲詩名或本於此然呂覽言取風不言無風也況呂覽豈傳信之書耶

詩樂

詩篇皆樂章也然詩與樂實分二教經解云詩之教溫柔敦厚樂之教廣博易良是教詩教樂其旨不同也王制云樂正立四教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是教詩教樂其時不同也故敘詩者止言作詩之意其用爲何樂則弗及焉卽鹿鳴燕羣臣清廟祀文王之類亦指作詩之意而言其奏之爲樂偶與作詩之意同耳紘自言詩不言樂也意歌詩之

法自載於樂經元無煩敘詩者之贅及樂經今已不存則亦無可攷矣集傳於正雅諸詩皆欲以樂章釋之或以爲燕饗通用或以爲祭畢而燕或以爲受釐陳戒俱以詞之相似億度而爲之說殊不知古人用詩於樂不必與作詩之本意相謀馬端臨文獻通攷論之甚悉如射鄉之奏二南南君相見之奏文王清廟何嘗以其詞哉況舍詩而徵樂亦異乎古人之詩教矣朱子嘗答陳體仁書言詩之作本以言意非爲樂而作斯語甚當及傳詩則傳會樂章以立義與已說相違此不可解也

詩人

詩三百篇其作者之主名有詩人自著之者如節南山巷伯烝

民崧高是也有見於他典者如載馳左傳亦見敘鳴鴉書金縢亦見敘常

皇清經解

卷八十四

陳處士毛詩稽古編

八

棣國語亦見敘桑柔左傳亦見敘時邁思文皆國語是也其詩人不

言他典不載而敘得其姓氏者風之清人公子素渭陽秦康公七

月周公小雅之何人斯蘇公賓之初筵衛武公大雅之公劉泂酌卷

阿皆召康公民勞召穆公板召穆公蕩召穆公雲漢仍叔韓奕江漢皆尹吉甫常武

召穆公瞻卬召旻皆凡伯及魯頌四篇皆史克爾其餘或言某大夫

某人或言大夫或言微臣或言下國或言天子傳或併不言

其人蓋古世質樸人惟情動於中始發爲詩歌以自明其意

非若後世能文之士欲暴其才有所作輒繫以名氏也及傳

播人口采風者因而得之但欲識作詩之意不必問其何人

作也國史得詩則述其意而爲之敘固無由盡得作者之主

名矣師儒傳授相與講明其意或於敘簡有附益然終不敢

妄求人以實之闕所不知當如是耳朱子集傳始以葛覃卷耳爲后妃作綠衣燕燕日月終風爲莊姜作東山文王大明
絲爲周公作惟文王本呂氏春秋然非先儒所取信整然言之毫不置疑矣

集傳詩證

朱子釋詩多引他書以證成己說如釋鄭遵大路則引宋玉登徒賦釋秦晨風則引百里奚妻屢屨歌釋雅楚薺神保則引屈原九歌釋類奔則引漢魏以來樂府釋文王陟降則引春秋傳天王命諸侯之詞釋行葦江漢諸詩則引博古圖器物銘釋周頌陟降庭止則引楚詞大招皆取其語之相同及文勢之相似者以爲取義亦必相類其用意可謂勤矣源間嘗攷六經之文互相沿襲者多有語雖同意未必盡同也卽如皇清經解卷八十四陳述士毛詩稽古編九

柔遠能邇出納朕命舜命官言之見書舜典而民勞詩亦云柔遠

能邇烝民詩亦云出納王命不得謂此二詩因命官而作也

不愆遺一老與嬖同余在疚與憂同哀公諫孔子言之見左傳哀十六年及禮記檀弓

而十月之交亦云不愆遺一老閔子小子亦云嬖嬖

在疚不得謂此二詞因悼賢臣而作也鵲之貴與奔同晉童

謠也見左傳僖五年而鄘之鶉奔豈克敵之詩乎如鵲與鶴同尾衛

小絲也見左傳哀十七年而周南之汝墳豈失國之詞乎豎良夫見

夢於衛侯云絲絲生之瓜矣哀十七年可謂大雅之絲爲怨鬼之

語乎盾侯數義和之罪云顛覆厥德沈瀟于酒矣見書盾從可謂

抑之第三章爲普師之文乎此類殆不勝誦指又專舉詩詞

言之如之子之稱可施於女子亦可施於天子杖杜之興以

刺寡特亦可以勞士卒嘍嘍草蟲倉庚嗜嗜之語采桑女及

嫁子

語出桃夭傳

用之而王者之勞將帥亦用之至如萬壽無疆

介爾景福樂只君子彼其之子四牡孔阜所謂伊人等語皆重見屢出然而篇各一義義各有歸不得槩而同之也況後世騷人墨士擷取經文不過攬其芳華以資潤色豈暇尋其本旨哉今因片詞之偶同遽謂經之正解在是是猶指隙中之末光而盡日月之全照據栝中之一勺而測江海之洪流也彼引詩斷章尙不可用爲正訓況字句之間偶相蹈襲在彼亦出於無心者乎

逸詩

古詩三千孔子刪爲三百其亡逸者多矣篇名之稍見於書史

皇清經解

卷八十四

陳處士毛詩稽古編

十

者如狸首鳩飛茅鴟河水新宮驪駒所招采齊肆夏樊邊渠支誠明明崇禹生開武宿夜轡之柔矣之屬先儒皆云逸詩不彊爲之說也惟呂叔玉以肆夏樊邊渠爲時邁執競思文三頌韋昭以鳩飛爲小宛河水爲河水然鄭康成不用三頌之說杜元凱不用河水之說皆卓見也宋儒又以新宮爲斯子采齊爲楚齊益屬傳會若夫徹之爲雝振羽之爲振鷺勺之爲酌象之爲武斯固說之有本者矣

皇清經解卷八十五

學海堂

毛詩稽古編

吳江陳處士啟源著

攷異

爾雅毛傳異同

爾雅與詁訓傳皆詩說之最古者也爾雅始於周公而子夏之徒述而成之詁訓傳作於大毛公而淵源實出於子夏故此二書之釋詩往往相合然其中亦不無小異或詩之所有而雅無文或雅之所釋而毛無傳或雅傳並有訓釋而義趣迥不相謀竊嘗推其故二書皆出于夏而弟子各述其師說則不盡同傳爾雅之學者雖稍增益其文而未必取資於詩傳毛公之傳詩亦自述其師說著之於書而未嘗規摹於爾雅

皇清經解

卷八十五

陳處士毛詩稽古編

一

是其同者由於所出同而非讓襲其異者由於述者之殊而非有意於立異也孔疏申毛於其同者則云毛依用爾雅為說於其異者則云毛謂爾雅未可盡從此始未必然也後儒又謂爾雅後出依倣傳義改易字形尤為謬論辯見魏秦兩風今案傳義之與雅異者才十之一耳而其異之實又各有不同有異而不可同者有異而未嘗不同者今特表出之以俟攷辨寤寐思服服思之也案釋詁云服事也箋用以易傳○左右芼之芼擇也案釋言云芼搯也孔疏通兩義為一辯見本詩

○于沼于沚沚渚也曷驚在渚渚沚也案釋水云小渚曰沚

○抱衾與裊裊單被也案釋訓云裊同襦謂之帳箋用以易傳

○野有死麕郊外曰野案釋地云郊外謂之牧牧外謂之野

○壹發五縱一歲曰縱言私其縱傳同案釋獸云豕生三縱箋用以易傳辯詳七月詩○惠然肯來言時有順心也案釋

言云肯可也箋用之本詩有辯○景山與京京高邱也如坻如京傳同案釋邱云絕高爲之京非人爲之邱邱與京異○

駮牝三千馬七尺以上曰駮此周禮駮馬與牝馬也案釋畜

云駮牝驪牲此郭義也禮記鄭注廋人文駮馬與牝馬也案釋畜

釋地云大陵曰阿孔疏謂大雅有卷者阿則阿有曲者於隱

邁爲宐○悠悠蒼天蒼天以體言之尊而君之則稱皇天元

氣廣大則稱昊天仁覆闔下則稱旻天自上降鑒則稱上天

遠而視之蒼蒼然則稱蒼天案釋天云穹蒼蒼天也春爲蒼

天夏爲昊天秋爲旻天冬爲上天傳取義分雅以時別康成

皇清經解卷八十五 陳處士毛詩稽古編

和合二說語詳孔疏○齊子豈弟言文姜於是樂易然案釋

言云愷悌發也箋用其義○胡瞻爾庭有縣特兮獸三歲曰

特案釋獸云豕生一特○駟驪是騷黃馬黑喙曰駟案釋畜

云黑喙駟不言黃馬說文同傳○宛在水中坻坻小渚也案

釋水云小渚曰沚小沚曰坻○宛邱之上兮四方高中央下

曰宛邱案釋邱云宛中宛邱又云邱上有邱宛邱本詩有辯

○心焉惕惕惕惕猶惕切齊甫田傳云案釋訓云惕惕愛也

郭云韓詩以爲悅人故言愛○概之金鬻鬻金屬案釋器云

鬻謂之鬻鬻鉞尺氏切也孔疏云鬻非金類雙舉者以其俱是

食器○言私其縱獻豨于公豕一歲曰縱三歲曰豨案釋獸

云豕生三縱又云鹿膺絕有力膺箋用爾雅縱義易傳疏併

用麀義述箋辯詳本詩○于彼原隰高平曰原案釋地云廣
平曰原高平曰陸○坎坎鼓我蹲踞舞我坎坎無傳蹲踞舞
貌案釋訓云坎坎蹲踞爾雅蹲作增說文同喜也○如竹苞矣苞本也

案釋木云如竹箭曰苞郭注爲叢生義○九十其棗黃牛黑
唇曰棗殺時棗牡傳同案釋畜云黑唇棗郭以爲通謂黑唇
牛不主爲黃牛說文同毛傳○執轡踏踏踏踏轡有容也

案釋訓云踏踏敏也○皇尸載起皇大也案釋詁云皇君也

箋用以易傳○先集維霰霽暴雪也案釋天云雨霓霰同案說文霓

卽霰之或體爲霄雪郭以爲水雪雜下孔申傳云霰久必暴雪非

謂霰卽暴雪○止于邱阿邱阿曲阿也案釋邱云非人爲之
邱大陵曰阿邱與阿別孔疏云以下邱側邱隅類之則邱阿

皇清經解

卷八十五

陳處士毛詩稽古編

三

非二物○奉璋峩峩半圭曰璋案釋訓云峩峩祭也箋從之

王肅以爲傳不言祭辯詳本詩○依其在京京大阜也案釋

地云大阜曰陵釋邱云絕高爲之京孔疏通其義謂邱高大

爲京則京亦土之高者與大阜同○履帝武敏敏疾也案釋

訓云敏拇也箋從之孔申傳云毛謂爾雅不可盡從○陟則

在嶽嶽小山別於大山也案釋山云小山別大山鮮又云重

巘郭注云山形如衆兩巘孔疏引以釋嶽隙○錫爾介圭以作爾寶寶瑞也案

釋器云珪大尺二寸謂之玠則非諸侯瑞圭箋用雅義易傳

韓奕以其介圭同○振古如茲振自也案釋言云振古也箋

用以易傳○在坳之野邑外曰郊郊外曰野野外曰林林外

曰坳案釋地云郊外謂之牧牧外謂之野孔疏云野爲通稱

又彼牧與此牧異嫌相涉故畧之○烝烝皇皇烝烝厚也案釋訓云烝烝作也箋以烝烝爲進進與與作義相近○右諸條皆異而不可同者也

怒如調飢怒飢意案釋詁云怒思也釋言云怒飢也箋從釋詁孔謂怒本訓思是飢之意非飢之狀故箋以思義相接成○終風且暴暴疾也案釋天云日出而風曰暴二義雖異然相兼亦可通○庶姜孽孽孽盛飾也案釋訓云孽孽戴也郭注云頭戴物孔疏以爲頭戴物乃婦人盛飾貌○在河之滄滄水隙也案釋邱云夷上洒下滄釋山云重巖隙孔疏通之言滄是水岸隙是山岸故滄爲水隙○將叔無狃狃習也案釋言云狃復也箋從之孔謂復亦慣習意○在水之溜溜

皇清經解

卷八十五

陳處士毛詩稽古編

四

水隙也案釋水云水草交曰溜孔通之與滄同○中唐有璧唐堂塗也案釋宮云廟中路謂之唐堂塗謂之陳孔通之云堂之與陳廟廷之異各耳其實一也○象弭魚服弭弓反木也案釋器云有緣者謂之弓無緣者謂之弭孔用孫炎義釋之謂不以繳束骨飾兩頭爲弭是弭乃弓梢弛則反曲故爲弓反末○歲亦陽止陽麻陽月也案釋天云十月爲陽此詩及秋杜箋皆用之孔謂麻盡有陽之月方至十月毛正解十月各陽之義○其爲飄風飄風暴起之風案釋天云回風爲飄回旋之風必猝然而起義相通○以妥以侑侑勸也案釋詁侑報也孔云已飲食而後勸之亦是重報之義○追琢其章追彫也金曰彫玉曰琢案釋器云玉謂之雕金謂之鏤又

云玉謂之琢孔云散文可以相通○其榴其翳自斲為翳案

釋木云自斲神音蔽者翳郭注引孔通其義云生木自倒枝

葉覆地而陰翳○汔可小康汔急也案釋詁云躡汔也箋用

雅義辯詳本詩○徂隰徂畛畛場也案釋言云畛矜也邢疏

謂畛地畔之徑路也至此而易之主故畛為場易則地絕故

謂之矜○又釋訓所釋晏旦旦丁丁嚶嚶萋萋萋皋皋

瑁瑁憲憲泄泄懽懽懽懽諠諠煇煇諸義皆與傳異孔疏申

之以為傳解字訓雅言作詩之故故有不同○右諸條皆異

而未嘗不同者也至於周南之崔嵬岵魏風之岵岵雅傳相

反乃後世傳寫之誤非作者本意茲不贅及焉

鄭箋破字異同

皇清經解

卷八十五

陳處士毛詩稽古編

五

康成釋詩多改經字以就已說說詩者譏之然其閒得失懸殊

不能無辨今悉攷之有自據當時讀本未嘗改者如願言則

寔寔為噫釋文云寔本又作噫素衣朱繡繡為綃魯詩作綃見東有甫

草甫為圃韓詩作圃又甫圃古通用古之人無斃斃為擇孔疏云此經斃字本有作擇者

申夷載路申為患釋文云申一本作患疏亦云好是稼穡稼穡維寶稼穡

皆為家嗇釋文云尋鄭本二景員維河河為何釋文云河本或作何是

也有古字音義本相通者如其虛其邪邪為徐古邪徐音同

徂爾雅釋訓作其餘遂條不矜矜為腆疏引儀禮注云其魚魴鰈鰈為

鯤疏云鰈鰈古通用烝在粟薪粟為裂公孫碩膚詒厥孫謀孫皆為

遜疏云古遜字示我周行示為寘疏云古示寘同讀視民不怵視為

示鄭自云視古示字鄂不韡韡不為柎柎此皇父抑為噫飲酒溫克

溫爲蘊疏云溫既匡既救匡爲筐說文云匡飲器垂帶而厲

厲爲裂裂假不瑕裂假爲厲痕祭統厲山氏魯語作裂山維

其勞矣勞爲遠疏云字相假借孔棘我圍圍爲禦圍禦通用靡人不

周周爲馴馴通懿厥哲婦懿爲噫不云自頻頻爲濱置我靴

鼓置爲植辨皆詳是也此二者似改字而實非改也又有改

其字而不改其義者如白茅純束純爲屯其之展也展爲禮

隕則有泮泮爲畔是也有所改之字義雖小異而不甚相遠

者如自詒伊阻所謂伊人伊可懷也伊誰云憎伊字皆爲繫

出其闢闢闢爲都既敬既戒敬爲傲立我烝民立爲粒幅隕

既長隕爲圖是也有改之而有補於文義者如良馬祝之祝

爲屬齊子豈弟豈弟爲鬪圍其弁伊騏騏爲綦疏云禮無騏

皇清經解卷八十五 陳處士毛詩稽古編

之者新王特設此使士服之此言諸侯常浸彼苞稂稂爲涼

服當作恭釋文云騏說文作璆云弁節也

無相猶矣其德不猶猶皆爲瘡勿罔君子勿爲末舟人之子

舟爲周熊羆是裘裘爲求賓載手仇仇爲斟莫育下遺遺爲

隨謂之尹吉吉爲姑應田縣鼓田爲棟是也有改之而無妨

於文義者如說憚女美憚爲釋山有橋松橋爲槁其人美且

鬋鬋爲權有蒲與蘭蘭爲蓮田畷至喜喜爲饒七月大其祁

孔有祁爲農攘其左右攘爲饜上帝甚蹈蹈爲悼有兔斯首

斯爲鮮其政不獲政爲正以歸肇祀后稷肇祀肇域彼四海

肇皆爲兆用狄蠻方狄彼東南狄皆爲別實墉實壑實爲是

來旬來宜旬爲營徐方釋騷釋爲驛鋪敦淮瀆敦爲屯何天

之龍龍爲寵是也有改所不必改而文義反迂者綠兮衣兮

綠為祿說于農郊說為禴俟我乎堂兮堂為棖他人是愉愉
為偷小人所腴腴為芘不可與明明為盟似續妣祖似為已
辰巳之已君子攸芋芋為懋維周之氏氏為桎先祖是皇楚薺信南山

烝烝皇皇皇皆為咄爾雅釋文音咄俶載南畝大田載芟良耜俶載為熾苗

式勿從謂式為慝無自察焉察為際后稷不克克為刻先祖

于摧摧為囀草不潰茂潰為壘賚我思成賚為來及敘哀窈

窕哀為衷刺幽王幽為厲十月之交雨無正小旻小宛四後同祀高宗祀為祫

元鳥是也

康成他注與箋詩異同

康成箋詩與注他典之引詩者多有異同蓋因先通韓詩後見

毛敘又他典所引類多斷章則就文立義故也其得失亦往

皇清經解 卷八十五 陳處士毛詩稽古編

七

往互見故後儒釋詩或反取他注今列其異同頗加裁擇焉

君子好述緇衣述作仇注訓仇為匹彼疏申之言以好人為

匹與毛傳善匹小異而實同箋訓述為怨耦謂和好眾妾之怨者詳見本詩○

葛覃服之無斲緇衣斲作射注言采葛為君子之衣令君子

服之不厭箋訓服為整言整治之無厭倦○何彼禮矣箴膏

肅以為齊侯嫁女乘其母王姬嫁時之車儀禮疏謂此乃三

家詩說箋以王姬嫁於齊自乘其車○壹發五豝射義注以

為喻多得賢彼疏云斷章箋以為不忍盡殺仁心之至○成

儀棣棣孔子閒居棣作逮注以逮逮為安和貌箋從傳富而

閑習○先君之思以勸寡人坊記勸作畜注以為定姜詩言

獻公當思先君以孝於我彼釋文云此是魯詩箋從毛敘莊

姜送歸妾鄭荅晁模云後見毛詩改之○采芣采芣無以下體坊記注有二說一謂采其葉而可食無以根美并取之證記不盡利一謂人之交友取一善而已不可求備於人此則別解詩義彼疏以爲注記時未見毛傳不知是夫婦之詩也箋謂無以顏色之惡棄其相與之禮○鵲之彊彊鶉之奔奔表記彊彊作姜姜奔奔作賁賁注以爲爭鬪貌云大鳥姜姜於上小鳥賁賁於下以證君命逆臣有逆命箋謂居有常匹行則相隨○爾卜爾筮體無咎言坊記體作履注訓履爲禮言既卜筮然後與我爲禮則無咎惡之言箋從毛傳爲兆卦之體○心之憂矣於我歸說表記注以爲欲歸其所說忠信之人彼疏謂斷章以證不以口譽人箋以爲君無所依當於

皇清經解

卷八十五

陳處士毛詩稽古編

八

我舍息○何戈與祓樂記注引此詩祓作綴云綴表也所以表行列也彼疏以爲魯齊韓詩毛傳云祓及也箋不易傳○維鵜在梁不濡其翼表記注以爲鵜胡善居泥水之中在魚梁以不濡汗其翼爲才如君子以稱其服爲有德箋以爲鵜當濡翼而不濡非其常喻小人在朝非其常○夏屋檀弓注以爲今之門廡其形旁廣而卑箋以爲設禮食大具○七月篇周禮籥章注以流火箴發爲幽風于昃舉趾饁彼南畝爲幽雅穫稻春酒躋彼公堂稱彼兕觥爲幽頌箋以女心傷悲爲幽風穫稻春酒爲幽雅朋酒斯饗爲幽頌○人之好我示我周行緇衣注以爲示我忠信之道箋以爲人有以德善我者置之於周之列位

此及德音今皆從記注然箋義實勝

○德音孔昭鄉飲酒

禮注以爲嘉賓有孔昭之明德可則倣箋以爲語先王之德
教甚明可以示天下之民○六笙詩鄉飲酒禮注以爲其義
未聞又以爲孔子之前已亡箋以爲孔子時俱在其義與眾
篇合編故存○成不以富亦祇以異論語成作誠注以爲此
行誠不可致富適足以爲異箋以爲女不以禮爲室家成事
不足以得富也亦適以此自異於人道○執我仇仇亦不我
力緇衣注以爲待我仇仇然不堅固亦不力用我箋以爲待
我整鬻然亦不問我在位之功力○潛雖伏矣亦孔之炤中
庸炤作炤注以爲聖人雖隱居其德甚明箋以喻賢者伏處
炤炤易見不足以逃○明發不寐有懷二人祭義注以明發
爲明日釋祭之夜自夜達旦二人謂父母文王釋祭之夜達

皇清經解

卷八十五

陳處士毛詩稽古編

九

旦不寐思其父母箋從毛以二人爲文武○靖共爾位正直
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表記注訓穀爲祿言敬治女位之
職事與正直之人爲友則神聽女之所爲用祿與女箋訓共
爲具穀爲善言有明君謀具女之爵位神明則祐聽之其用
善人必與女品記取禮注較優○鼓鐘篇中候握河注以爲昭王時

詩孔疏云時未見毛詩依三家爲說箋從敘刺幽王○彼都
人士狐裘黃黃緇衣注以爲黃衣則狐裘大蜡之服彼疏云
此以正衣解之箋謂取溫裕而已不言大蜡○心乎愛矣遐
不謂矣表記遐作瑕注以瑕爲胡謂爲告箋以瑕爲遠謂爲
勤○侯于周服周禮職方法引此云服服事天子也箋云爲
君子九服之中○於緝熙敬止緇衣注以爲明明乎敬其容

止箋以爲敬其光明之德○駿命不易大學注讀易爲去聲
云天之大命持之誠不易箋音亦云不可改易難易義長今從之○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中庸注讀載爲裁言上天造生萬物人
無聞其聲音臭氣者以喻化民之德清靜如神箋謂天之道

難知○聿懷多福表記注訓懷爲至言述行上帝之德以至
於多福箋訓懷爲思言述行此道思得多福○六師及之蒼

臨碩以六師卽六軍箋以爲二千五百人爲師未備六軍殷
末之制孔疏以箋爲誤疏得之○鳶飛戾天魚躍于淵中庸注

以爲聖德至天則鳶飛至淵則魚躍箋以喻惡人遠去善人
得所記注優矣本詩有辨○豈弟君子求福不回表記注以君子求福

修德以俟之不爲回邪之行箋以不回爲不違先祖之道○
皇清經解卷八十五陳處士毛謂稽古編十

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中庸注訓懷爲歸言我歸有明德以
其不大聲爲嚴厲之色以威我也箋以爲不虛廣言語以外

作容貌○匪棘其欲適追來孝禮器械作革欲作猶適作聿
注以爲文王改作非欲急行己之道乃追述先祖之業來居

此豐邑而行孝道時使之然也箋訓來爲勤言非急欲從己
之欲乃追述王季勤行之孝本詩有辨○武王成之坊記注以爲

武王築成鄘京箋以爲伐紂定天下成龜兆之吉占疏謂記
斷章此當顧上下文必著其功之盛美方可繼以君哉後儒皆從

記○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任詒厥孫謀以燕翼子表記注訓
芑爲枸櫞詒爲遺言武王豈不念天下之事乎如豐水之有

芑矣乃詒其子孫以善謀以安翼其子也今皆從此亦通彼疏云翼

助也此證數世之仁箋從毛苕爲草詒訓傳孫訓順翼亦從

毛爲敬言傳其順天下之謀以安其敬事之子孫○生民詩

檀弓注引大戴禮帝繫篇言帝嚳有四妃則姜嫄乃帝嚳妃

稷乃帝嚳子箋以姜嫄爲高辛氏之世妃稷非帝嚳子○后

稷肇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表記肇作兆注以爲祀后稷於

郊以配天庶無罪悔乎福祿傳世乃至於今箋以爲后稷祀

帝於郊而眾民咸得其所無有罪過也子孫蒙福以至於今

○旣醉以酒旣飽以德坊記注以爲饗燕非專爲酒肴亦以

觀威儀成德美箋從毛傳以德爲施惠及歸俎○顯顯令德

中庸顯作憲注以憲憲爲興盛貌箋以顯顯爲光中庸疏云

憲憲乃齊魯韓之詩○保右命之自天申之中庸右作佑注

皇清經解

卷八十五

陳處士毛詩稽古編

十一

以爲天乃保安佑助命之爲天子又申重福之箋以爲成王

官人羣臣保右而舉之乃後命用之又用天意申敕之記注允矣

○芮鞠之卽周禮職方氏注以芮爲水名箋以芮爲水內鞠

爲水外箋得之○有覺德行緇衣覺作桔注云大也直也箋從

毛止訓大兼二義亦勝朱傳從之○無言不讎表記注以爲讎猶荅也

箋以讎爲售二義稍異而實同○相在爾室尙不愧于屋漏中庸注

以爲君子雖隱居不失其容德視女在室獨居猶不愧于屋

漏屋漏非有人也況有人乎箋以爲刺助祭者在宗廟之室

怠惰不敬不念屋漏有神而起愧心○維此惠君祭統注以

惠爲施惠箋以惠爲順○生甫及申孔子閒居注以甫爲仲

山甫箋以爲甫侯○肅雝顯相書傳注以肅雝指助祭諸侯

云四海敬和明德來助祭箋以肅雝屬周公顯相屬諸侯

注義○不顯不承無射於人斯大傳射作敦注以爲文王之

德豈不顯明豈不承成先人之業箋以爲助祭者光明文王

之德承順文王之意鄭荅吳模言注禮在前箋詩在後故有

異二說俱未盡善當從毛義○夙夜基命宥密孔子閒居注訓基爲謀言

夙夜謀爲政教以安民箋從毛以基爲始言早夜始順天命

不敢解倦行寬仁安靜之政○鄉射禮注引呂叔玉語以時

邁執競思文三詩卽肆夏奠邊渠詩箋周禮注皆不用其說

○王制注以辟爲明雝爲和所以明和天下泮之言班所以

班政教泮水箋以爲辟雝者築土邕水外圍如璧泮之言半

東西門以南通水北無也孔疏以爲箋言其形禮注解其義

皇清經解 卷八十五 陳處士毛詩稽古編

十一

兩相接成○夏而楅衡周禮封人注以楅設於角衡設於鼻

箋以爲皆設於角○公徒三萬荅臨碩以爲二軍箋以爲三

軍孔疏以二軍爲是○譏格無言時靡有爭中庸駸作秦注

訓假爲大言奏大樂於廟中人皆肅敬金聲玉色無有言者

箋訓假爲升言總升堂而齊一寂然無言語爭訟○爲下國

綴旒郊特牲注引此綴旒作暇郵以證郵表暇之義以爲田

畷督約百姓於井間之處彼疏謂此乃三家詩暇郵者井道

相連暇之處造郵舍以處田畷言成湯施仁政爲下國諸侯

之處所使不離散箋以爲諸侯繫心於天子如旌旗之旒綴

著於繆箋勝注然毛傳尤當○右閒有臧否雖出管見或不無一得焉

其不置辯者則以箋義爲正矣

釋文正義異同

毛傳簡質述者各有異同今止存康成一家之說蓋因孔氏正義義取畫一毛無傳者槩用箋義述之惟箋義顯與傳殊始芻取王肅孫毓諸家之說以述毛義否則畧焉然諸家之說固有大勝於鄭者惜其書已亡不可攷已今取其音義見於釋文而孔疏所遺者紀之於左以俟後之識者釋焉

窈窕淑女王肅云善心曰窈善容曰窕此揚雄語與毛傳幽開義本合孔用鄭申

駁揚毛故○左右流之左右王申毛如字鄭音佐佑孔用鄭申毛近解用王音

如鄭音義併易傳○百兩御之御王肅魚據反云侍也毛云迷御皆百乘則亦當音訝肅此

未詳如不如詞義長○逝不相好好王崔申毛如字毛云不及我以相好孔不為疏

字之義○濟盈不濡軌軌舊龜美反謂車轄頭也依傳意直

皇清經解卷八十五 陳處士毛詩稽古編

三

音犯今用舊音○將其來施施王申毛如字鄭七羊反案次章箋云言其將

來食亦應如字若七羊反當為請義○二矛重喬傳重喬糸荷也荷舊音何謂

刻矛頭為荷葉相重繫也沈胡可反謂兩矛之間相負荷孔引

侯人傳以荷為揭義同沈○舍命不渝舍音赦王云受也沈書者反鄭訓處孔

用之述毛○不韃好也好如字鄭云善也或呼報反近解用或反○聊

樂我員樂音洛一音岳毛鄭義皆作洛音未詳音岳之義○士曰既且且音

徂往也徐子餘反既且不訓往亦不訓往鄭○會且歸矣且七也反沈子

餘反未詳沈義○葛屨五兩兩王肅如字沈音亮音異義同○莫我肯

勞勞如字又力報反如字非箋疏義近解用之○碩大無朋傳云朋比也

王肅孫毓申毛比必履反謂無比例也近用此解○人之為言為于偽反或如字下皆同本或作偽者非干偽乃鄭義孔申毛作偽依定本也孔又

云王肅諸本皆作為言如字
○小戎王云駕兩馬毛云兵車
臣之兵車孔云元戎先行從後行者鄭云此羣

謂之小戎故箋申之皆不言駕兩馬
○穀旦于差旦本亦作

且王七也反苟且也徐子餘反差鄭初佳反王音嗟韓詩作

嗟徐七何反沈云毛意不作嗟案毛無破字宐從鄭讀據此

亦破字然觀徐之且音及韓則王
之作嗟則或是讀本之異

○何戈與般何何可反又音何
未詳

○七月毛傳幽土晚寒謂晚節而氣寒也與鄭異義
而勝之

鬻子之閔斯鬻由六反徐屠六反一云賣音音
也

○勿士行
枚行毛音衡鄭音衙王戶剛反行字毛無傳何自知其音衡

行也行陳之行正應戶剛反鄭云行陳衙枚則衙字非釋

不當獨為王義釋文恐有誤
○烝在栗薪栗毛如字鄭音列

孔用鄭申毛呂用
亦為析薪義

○烝然罩罩烝王眾也王義
○保艾爾後艾五

蓋反徐音刈毛訓養徐音
當訓治亦通

○共武之服共鄭如字王徐音恭

皇清經解

卷八十五 陳處士毛詩稽古編 十四

近解用
○侵鎬及方鎬王云京師鄭得之
○于焉逍遙焉於

非音
○于焉逍遙焉於
虞反又如字於虞反鄭義也孔述毛用之
○噲噲其正噦噦

其冥傳正長也冥幼也長崔直良反幼崔音杏辯詳
本詩

○不弔
昊天弔如字又丁歷反下同毛鄭皆為至義應丁歷反
○抑

此皇父抑如字詞也徐音噫近用如
○日子不戕戕在良反
王作臧臧善也孫毓評以鄭為改字上二條本
詩皆有辨

○舍彼有罪
舍音赦一音捨毛訓除應
從捨音

○淪胥以鋪鋪徧也王云病也王
用

江漢傳
義亦通

○飲酒溫克溫王如字柔也鄭於運反蘊藉也近解
從王

○誰適與謀適如字王徐都歷反如字者箋疏義
也近用王徐音

○廢為殘
賊傳廢快也一作廢大也此是王肅義肅得之本
詩有辯

○哀我憚
人憚丁佐反徐又音但下同音但當訓畏
○禮儀卒度度如

字沈待各反○神嗜飲食釋文嗜作耆云而至反徐云又巨

之反下同沈徐二反義俱未詳○乘馬在廢乘馬王徐繩證反四馬也

鄭如字近從王徐○福祿艾之艾徐又音刈○實維何期期本亦

作其音基王如字基音乃鄭義若如字讀則期乃期望義亦通○各奏爾能能如

字徐奴代反又奴來反二反義皆未明○有邢其居王邢多也毛無傳

以鄭述毛莫聞王義○中心藏之藏鄭子郎反王才郎反表記釋文亦云王如字辯

詩本詳本○駿命不易易毛以叔反鄭音亦下文及不易維王同

本詩有辯○王赫斯怒斯毛如字此也鄭音賜鄭云斯盡也孔述毛亦云盡怒

於論鼓鐘於樂辟靡於音烏鄭如字辯見本詩○昭茲來許繩其

祖武來王如字鄭音賚說見本詩○聿追來孝來字同來許○貽

厥孫謀孫王申毛如字鄭音遜孔以鄭述毛近解從王○先生如達達

皇清經解 卷八十五 陳處士毛詩稽古編

他末反小羊也沈云毛如字孔謂毛鄭意同未詳沈義○柔遠能邇能徐

云毛如字鄭奴代反孔以鄭申毛其中鄭亦不同耐義說見本篇○覆狂以喜狂

王居往反鄭求芳反王義未詳○胡不相畏相毛如字鄭思亮反

孔以鄭述毛○云如何里王云瘕病也與憂義小別○其風肆好風福

鳳反王如字云音也鄭以風切為義孔述毛用之近解從王義○邦國若否否音

鄙惡也舊方九反王同云不也近從王○慶旣令居令力呈反

使也又力政反命也王善也近從王義辯見本詩○燕師所完燕於見

反徐云鄭於顯反王肅孫毓皆烏賢反云此燕國本詩有辯○來

旬來宣來毛如字鄭音賚近解如字○鋪敦淮瀆敦王申

毛如字云厚也近解為厚義而未必同王○懿厥哲婦懿於其反沈又如

字近用沈音本詩有辯○不弔不祥弔如字又音的鄭訓至孔申毛從之近解如字

假以溢我傳云溢慎慎王崔申毛竝作順解慎義○無此疆

爾界釋文作介云大也界字毛無傳箋疏皆經界義介大未知誰義○既昭假

爾假鄭王竝音格沈云毛如字如沈讀則假音賈訓大當謂王業之光大亦通○於

薦廣牡於鄭如字王音烏近從王音○假哉皇考假音暇徐古雅

反今從徐音○耆定爾功耆毛音指致也鄭巨移反韓詩音同鄭

云惡也案鄭云老不云惡鄭字誤不知誰解○朕未有艾艾五益反徐音刈與

艾同○命不易哉易鄭音亦王以叔反與文王大明同○於繹思於鄭

如字王音烏同於薦○狄彼東南狄王他歷反遠也孫同鄭作

別沈云毛如字未詳所出○敦商之旅敦鄭都回反王都門

反厚也毛無傳王義可以述之孔中毛用鄭義近解亦從箋○昭假遲遲假古雅反鄭

云暇也王訓至音格近解從至義

皇清經解 卷八十五 陳處士毛詩稽古編

六

又案陸博士孔祭酒俱生唐初又同在十八人之列然其釋詩

旨趣多殊陸實吳人孔為蕆產意學有南北之分與非也孔

奉敕為正義故事專主傳箋陸之釋文得任己意自應旁引他

說矣諸家之述毛見釋文而不見正義者前既表出之至釋

文所引韓詩及說文與諸家之說或迴與毛鄭義別而著之

於編當必有取焉爾今亦紀之如左以見陸孔之異同因稍

加折衷焉

我姑酌彼金罍引說文姑作及云秦以市買多得為及不如

毛鄭姑且之說為順○施于中遠引左傳杜注塗方九軌案

毛云九達之道義合爾雅杜為鄭國言之故異義孔辯之良

是○不可休息作思陸孔意異辯見本詩○鵲巢箋鵲之

作巢冬至架之陸云架俗本作加功孔云冬至加功所見箋本各異○迨其吉兮引韓詩云迨願也案鄭云迨及也義各通○寔命不同引韓寔作實云有也案毛云寔是順○江有汜敘嫡能悔過陸以嫡爲夫人孔疑是大夫以下孔得之○渚引韓一溢一否曰渚案毛云渚小洲也水岐成渚毛義合爾雅○胡迭而微迭引韓詩作或云常也不如孔訓更迭長○終風且暴引韓云終風西風毛云終日風韓說或有本○死生契闊契闊引韓云約束也不如毛訓勤苦明當○招招舟子引韓招招聲也案毛云號召之貌聲義稍殊陸又引王逸云以手曰招以言曰召意同毛○中心有違引韓云違也很也案毛云離也鄭云徘徊也毛義長○湜湜其沚湜引說

皇清經解

卷八十五

陳處士毛詩稽古編

七

文水清見底與鄭持正義異水清近之○箋涇水以有涓故見涓濁見涓或作見謂陸孔本異辯見附錄○不我能愔陸云愔毛興也孔云諸本皆作愔養孫毓引傳云愔興非也愔養義順○碩人僕僕引韓作扈扈云美貌與毛云容貌大俱通○愔彼泉水愔引韓作祕說文作祕案毛云愔流貌韓義未詳說文誤引附錄有辯○王事敦我引韓詩敦迫案毛云厚鄭云投擿不如敦迫明順○室人交徧摧我摧引韓作謹云就也案毛云沮鄭云刺譏之言當從毛○新臺有洒引韓洒作漑云鮮貌與毛訓洒爲高峻俱通○河水浼浼引韓作泥泥音尾云盛貌毛以浼浼爲平地韓較長○鄘引鄭云紂都以南曰鄘引王云王城以西曰鄘孫毓譏肅語無驗鄭義爲

長得之○中葦之言引韓詩云中葦中夜謂淫僻之言案毛
云中葦內葦鄭申之云宮中所葦成淫僻之語不以葦爲夜
又案漢書注晉灼云葦魯詩以爲夜博雅亦云夜也玉海引此皆

同韓○不可詳也詳引韓作揚揚猶道也較毛詳審義爲顯

○邦之媛也引韓媛作援援取也案毛云美女曰媛鄭以媛
助申之爲允○駮牝三千陸云駮馬六尺以上也孔申傳云

七尺曰駮定本云六尺恐誤孔得之○大夫跋涉引韓不由
蹊遂而涉曰跋涉案毛云草行曰跋水行曰涉勝韓○有匪

君子引韓匪作鄙美貌案毛云文章貌義勝○側引韓詩說
文不如毛義優辯見本詩○考槃在澗澗引韓作干云磻確

之處與毛山夾水曰澗各通○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引韓倩

皇清經解

卷八十五

陳處士毛詩稽古編

丈

蒼白色盼黑色案毛云倩好口輔盼黑白分勝韓○鱸鮪發
發引馬云魚著兩尾發發然案毛云盛貌馬較優○庶姜孽

孽引韓孽作轍云長貌與毛盛飾義各通○氓引韓云美貌

不如毛訓民○體無咎言引韓體作履云幸也與毛牝卦之

體各通○曷其有佑佑引韓詩至也與毛云會各通○不與

我戍申戍引韓云舍也不如毛訓守明當○緇衣之薛兮蓆

引韓云儲也說文云廣多案毛云大也合爾雅○駟介匆匆

引韓云匆匆彊也案孔用牝山毛傳不得已釋匆匆勝韓○

二矛重喬引韓喬作鶴雉各未詳其義當以毛爲正○洵直

且侯侯引韓詩美也案毛云君也美義較明近解從之○子
寧不嗣音引韓嗣作詒詒寄也不如毛嗣習當○挑兮達兮

引說文達不相遇也案毛云往來相見貌義順○聊樂我員

員引韓詩作魂魂神也義亦通孔云員助語○有女如荼箋

荼茅秀引劉昌宗秀作莠音酉孔申箋秀如字得之○方秉

簡兮引韓詩蘭蓮也案毛以簡為蘭當矣○消之外洵訃且

樂引韓作愉肝樂貌也案毛云訃大也較勝○贈之以芍藥

引韓勺藥離草也言將離別贈此草案毛云香草韓義美矣

○還引韓作姸似浥切儂引韓作媿音權皆云好貌案毛云還便

捷貌儂利也義長○美且鬢鬢引說文云髮好貌儂引說文

云彊也案毛鬢云好儂云多才較優○齊子發夕引韓云發

且也不如毛自夕發至旦明順○行人儻儻儻引說文行

貌不如毛云眾貌○四矢反兮反引韓詩作變變易也不如

皇清經解 卷八十五 陳處士毛詩稽古編 五

鄭云反復○河水清且淪猗引韓云順流而風曰淪案毛云

小風水成文轉如輪義各通○不素飡兮引字林云飡水澆

飯也案毛云孰食鄭云魚飡毛訓為正○見此邈迨引韓邈

觀不固之貌不固義未詳當從毛訓解說○生於道周引韓

周作右案毛以周為曲各通○儂駟孔羣引韓駟馬不著甲

曰儂駟案毛云四介馬也義相反韓非是○窵丘引爾雅郭

注中央隆高勝毛本詩有辯○穀旦于差引諸說見前則皆不

如毛鄭○子所蓄租引韓云租積也與毛云為也各通○烝

在粟薪引韓粟作溲力菊反云眾薪也案鄭以粟薪為裂薪

孔申毛用之未知眾薪作何解○破斧一二章引韓云斲木

屬鉞鑿屬又云鉞今之獨頭斧案毛云斲鑿屬鉞木屬孔云

未見其文亦不審厥狀則毛韓之相反難辨其孰是○坎坎
鼓我引說文坎作𨔵云舞曲也案毛無傳鄭云擊鼓坎坎然
俱通○蹲蹲引爾雅見前則與毛異義而俱通○烝然汕汕引

說文汕汕魚游貌案毛云櫟鈕交切也不可易○劬勞于野引

韓云劬數也不如毛○賁然來思云徐音奔毛鄭全用易爲

釋意似右徐而左毛鄭然毛鄭優矣○下莞上簟釋莞與篔

異義箋當矣辯見本詩○或寢或訛引韓訛作譌譌覺也與

毛云動也各通○節南山引韓云節視也不如毛云高峻允

當○何用不監監引韓云領也義未詳當從毛鄭訓監察○

昊天不傭傭引韓作庸庸易也與傭均義各通○視天夢夢

引韓詩云夢夢惡貌不如毛鄭亂義明當○藪藪方有穀陸

皇清經解

卷八十五

陳處士毛詩稽古編

辛

作方穀以方有穀爲非孔申毛有有字○山冢峯崩峯字陸

孔音讀各異見本篇○抑此皇父抑引韓云意也不愁遺一

老愁引韓云間也二義俱不如箋箋云抑之言噫愁者心不

欲自彊之詞也○昊天疾威兩無正篇陸以昊天爲是孔以昊天

爲是孔義勝○民雖靡盬引王及韓詩義勝孔見本篇○哀

我填寡填引韓作疹疹苦也與毛云盡也各通○怒焉如擣

引韓擣作疔以爲義同毛與孔疏申毛意異辯詳附錄○偕

始旣涵涵引韓作減減少也減少未詳其義○我心易也易

引韓作施施善也案毛云說也俱通○緝緝翩翩緝引說文

作旨旨聶語也義亦通○出入風議云風音諷本詩有辯○

秉畀炎火秉引韓作卜卜報也不如鄭云秉持○戢其左翼

戢引韓云捷

音處

也捷其嚼

音書

於左也與毛右掩左義各通○

有頰者弁頰引說文舉頭貌與毛弁貌義相成○以慰我心

引韓詩及王義辯見本篇○營營青蠅營營引說文作營營

云小聲案毛云往來貌聲貌異義而實相成○有頰其首頰

引韓云眾貌案毛云大首貌義勝○平平左右引韓作便便

云閒雅之貌案毛云辨治謂辨治其屬國義長○紉纒維之

纒引韓云袞

在各切

也案毛云綉也俱通○如食左餽左本作

儀韓云儀我也亦通而左義較順○薄言觀者觀引韓作觀

案鄭云觀多也近解祖韓○三星在留留本又作雷雷豈謂

屋雷乎則在雷猶云在戶未詳其義○無遏爾躬引韓遏病

也與毛云遏止兩通○萑荼如飴引廣雅萑翟辯見本詩○

皇清經解

卷八十五

陳處士毛詩稽古編

三

椽之陜陜引說文陜陜築牆聲案毛云眾也椽是盛土於器

登登方言築眾義允矣○薨薨引爾雅云眾也引王云亟疾

也案薨薨傳箋無釋孔用王義○泉門有伉伉引韓作閭

音丘

云盛貌不如毛云高貌○黃流在中傳黃金所以飾流鬯也

或無飾字陸孔意異○民所燎矣引說文辯見本篇○其櫛

其翳引韓櫛反草也翳因也因高填下也不如毛立死自斃

二義合爾雅○崇墉仡仡引韓云仡仡搖也案毛仡仡猶言

言皆高大也義長○文王烝哉引韓云烝美也與毛君義俱

通○築城伊洑洑又作洳引韓洳洳池不如毛成溝之當○

王公伊濯引韓云濯美也案毛云大也得之○皇王維辟辟

音壁又婢亦反法也與箋異義而俱通箋云君也○荏菹旃

施引郭璞云菘菽今胡豆案鄭云大豆孔申箋駁郭良是○
或歌或嘏傳徒擊鼓曰嘏陸本作徒歌曰嘏孔以徒歌爲誤
孔得之○公尸來止熏熏引說文作醺云醉也案毛云和
說鄭云坐不安毛義長○于橐于囊取厲取鍛皆引說文辯
各見本篇○曾是培克云培聚斂也辯見本詩○天不泂爾
以酒云飲酒齊色曰泂又引韓詩閉門不出客曰泂上卽鄭
義與韓俱通○秬斃下土引韓云秬惡也此義迂○胡寧瘖
我以旱引韓作疹云重也與箋云瘖病俱通○王纘之事纘
引韓作踐踐任也義亦通○肇敏戎公肇引韓云長也不如
毛訓謀○鋪敦淮漬引韓辯見本篇○清廟引杜預云肅然
清靜之廟案杜注本賈逵鄭箋云有清明之德者之宮孔申

皇清經解

卷八十五

陳處士毛詩稽古編

三

箋以賈說爲非孔義勝○維天之命引韓云維念也義亦通
維當作惟○執競云執持也又引韓云執服也上卽鄭義勝
韓○來麤引廣雅辯見本詩○萬億及秭云秭一本作數韓
詩云陳穀曰秭案毛云數億至億曰秭秭乃數名與爾雅合
又於文義爲順韓說非是○潛有多魚潛亦作泔音引韓云
泔魚池案毛云潛慘合爾雅○辛螯引韓作辛赦見本詩○
以車伾伾引字林伾伾作駮走也案鄭云有力義長○有驪有
駮驪引韓詩及字林云白馬黑鬣案毛云青驪驪物色不同
未知孰是○狄彼東南狄引韓作髣除也不如王申毛爲遠
義○憬彼淮夷憬引說文作廣音曠云闊也一曰廣大也案
毛云遠行貌義爲當○實實枚枚引韓云閒暇無人之貌

案毛云麇密較優○大禘是承引韓云禘大祭也與鄭黍稷義各通○元王桓撥撥引韓作發發明也不如毛云撥治○苞有三槩槩引韓云絕也案毛云槩餘義長○撻彼殷武撻引韓云達也義亦通○勿予禍適適引韓云數也不如毛云過也爲允

又釋文引韓詩有義與毛同而語暢於毛反足助顯其義者今亦列之於左

我姑酌彼金罍毛云人君黃金罍韓云天子以玉飾諸侯大夫以黃金飾士以梓○芣苢毛云芣苢馬鳥馬鳥車前韓云直日車前懼曰芣苢生於兩旁謂之懼○采蘋毛云蘋大萍韓云沈者曰蘋浮者曰藻藻卽萍○委蛇毛云行可從迹也韓云公正

皇清經解卷八十五 陳處士毛詩稽古編 三

也公正故可從迹○謔浪笑敖浪毛無傳韓云起也孔引爾雅注云意萌也與起合

○深則厲毛云以衣涉水曰厲謂由帶以上也韓云至心曰厲○毋發我笱發毛無傳韓云亂也○實維我特特毛云匹

也韓作直云相當值○奔奔疆疆毛云鶉則奔奔然鶉則疆疆然韓云乘匹之貌鄭中毛云居有常匹行則相隨蓋本韓義○大夫夙退退毛

無傳韓云罷也○中谷有棗棗毛云離也韓云芄蔚也陸璣疏本

此○雉離于罌罌毛云罌也韓云施羅於車上曰罌○在我闔兮毛云闔門內韓云門屏之間曰闔○衡從其畝毛云衡

獵之從獵之韓云東西耕曰衡南北耕曰由從韓○訊子不顧訊毛云告也韓云諫也○八月在宇宇毛無傳韓云屋雷也○子手拮据毛云撒搗也韓云口足爲事曰拮据○和樂

常棣篇

且湛毛無傳韓云樂之甚也○厭厭夜飲厭厭毛云

安也韓作愔愔云和悅之貌○九皋毛云皋澤也韓云九折

之澤○無父何怙無母何恃毛無傳韓云怙賴也恃負也○

佻佻公子佻佻毛云獨行貌韓作嫿嫿徒了反云往來貌○構

我二人毛無傳韓云亂也○見睨日消毛曰睨日氣也見韓

作曠云曠見玉海引韓日出也韓併曠睨二字為一義○視

我邁邁邁邁毛云不悅也韓作怖怖字吠切云意不悅好也○

悅天之妹倪毛云磬也韓作磬云譬也箋疏申○繇繇瓜瓞

瓞毛云瓞也韓云小瓜也○度之薨薨度毛云居也韓云填

也居謂居之板中填義較顯○刑于寡妻刑毛云法也韓云正也○貍其

德音貍毛云靜也韓云定也○子其懲而毖後患懲毛無傳

皇清經解 卷八十五

陳處士毛詩稽古編

五

韓云苦也○繇繇其鹿繇繇毛無傳韓作民民云眾也王申

云者甚眾絲絲然○屈此羣醜屈毛云收也韓云收也收斂

得此眾聚○右諸條或闡其未明或詳其所畧後儒述毛者

未必不取資焉勿以異家而忽之也

集傳用顏注韓詩異同

朱子自言最喜顏監說詩無專家之陋又語門人文選注多引

韓詩章句欲采錄為一冊然一家詩說多有與毛鄭同者朱

子輒不從而別為立解原朱子之意專在攻敘故獨取其異

於毛鄭者而同者則置之也今采漢書顏注說詩之語及文

選注所引韓詩與毛鄭同而異於集傳者列諸左

愔于羣小劉向曰小人成羣誠足愔也顏注云仁而不遇之

詩此正祖敘說不言是婦人詩○匪風發兮匪車偈兮王吉曰非有道之風也發發者非有道之車也偈偈者顏注云見此飄風疾驅則顧念哀傷周道此與毛傳同不言非風發車偈但爲念周道而傷○同我婦子饁彼南畝顏注云其婦子同以食來此與鄭箋同不言老者率之同來○擘擘駱馬顏注云擘擘喘息貌此與毛鄭同不言眾盛貌○城彼朔方顏注云朔方北方與毛傳同不言靈夏地○蠢爾蠻荆顏注云蠢動也與毛傳同不言動而無知之貌○旻天疾威弗慮弗圖顏注云幽王見天之威不思念也○淪胥以鋪顏注云無罪之人遇於亂政橫相牽引偏得罪也此二條皆與毛鄭同是刺君不是怨天○聖人莫之顏注引詩作謨之與毛傳訓

皇清經解

卷八十五

陳處士毛詩稽古編

五

謀同意不以莫爲定○迺眷西顧此維與宅顏注云見文王之德而與之宅居也與毛鄭以首一章言文王同意不言大王○無然畔援顏注云彊恣貌猶言跋扈與鄭箋同不言離畔攀援○止旅迺密顏注云言公劉止其軍旅欲使安靜乃就芑隗之閒與鄭箋同不言止居之眾日以益密○降福穰穰顏注云祀武王之詩此祖小敘之說不言祀武成康三王○貽我來甿劉向曰始自天降顏注云言天遺此物也與鄭引赤烏以穀來事同意不言是后稷貽民○右漢書注

綠竹如簣韓詩作綠葦如黃云黃積也薛君曰綠葦盛如積也此與毛傳同竝不以綠竹爲綠色之竹以簣爲棧○鶴鳴于埵薛君曰天將雨而螳出墜土鶴鳥見之喜而長鳴此與

毛鄭同竝不云鶴食螳○厭厭夜飲厭厭韓詩作愔愔云和
悅之貌與毛傳安義同竝無安久足三義○以雅以南韓內
傳曰王者舞六代之樂舞四夷之樂大德廣之所及竝不言
二雅二南○絲蠻薛君曰文貌與毛傳小鳥貌雖稍異然以
爲貌則同竝不言鳥聲○貽我來麩作嘉麩薛君曰麩大麥
也此與毛傳同竝不分大小二麥○不震不騰薛君云騰乘
也此與毛傳同竝不合震騰二字訓爲驚動○右文選注

皇清經解卷八十五終

嘉應生員邱柳枝

皇清經解

卷八十五

陳處士毛詩稽古編

五

